



散文組



散文組 高雄獎

薄荷胭脂雲

許恩恩



許恩恩

簡歷

自由文字工作者。臺北大學社會學學士、清華大學社會學碩士，研究興趣是社會運動。待過比較久的單位是行政院唐鳳政委辦公室（PDIS）。評論與報導散見於端傳媒、udn 鳴人堂、思想坦克等網路媒體。另自營 Blog「如水回聲」與 Podcast「白噪音」。

得獎感言

我是高雄人，從小在鳳山長大，能得到打狗鳳邑的「高雄獎」真的很開心。謝謝評審肯定這個作品。謝謝阿母與家人，謝謝來我租屋處作客的「什麼什麼仔」，謝謝支持我寫作的朋友們，尤其是長年陪伴我的伴侶。大疫以後，最珍惜的便是日常；散文容納著日常的感知，想要傳達的是對生命的祝福。

允我為作品再加一則註腳：這就是我們社會學仔的浪漫（老爺爺要從墳墓裡跳出來了嗎？）。

散文組 高雄獎

● 薄荷胭脂雲 ●

我都向她們說，我租在市中心，所以有空來台北，就到我家坐。

短髮的龍潭仔最常來。到我房間來，看我不穿外褲，她會失笑說我太放鬆，但她的辣服也從不在意走光，癱在懶骨頭上，牛仔短褲最上面的扣子就會鬆開。席地而坐，因為是套房，就用一個電鍋，加熱的是我前一晚餐廳打包的鐵觀音雞湯，配她從新竹搭車帶來的冰箱剩料。

總在週五，她等男友下班共度週末。先來我房間，免得在哪裡等人都花錢。說是龍潭，其實她大學直到畢業後都一直住在新竹。

龍潭仔不常回老家，即使新竹離龍潭並不遠，她回家的頻率，跟我回高雄差不多，跟家人的疏離的程度，也是差不多。我們都有櫃中的秘密，無關乎情慾，因為情慾是青少年的娛樂；三十歲羞於啟齒的櫃子，裝的是理想。畢業時，都說該成為俐落的女主管，現在都轉作尋夢的笨蛋。相繼離職，實際行為比起口頭話語，還要更好確認彼此氣味。

初入職場那幾年，誰若忘了好好吃飯，對方便會說「我內心的阿嬤要受不了囉。」我們總把最高壓的事情當做天氣問候，對彼此的人生有最高的道德彈性，吝於加油打氣，吝於批評，對綠豆澱粉的優劣或水果入菜等話題聊得更多。但最重要的幾

件私密事，總會附帶一提給對方，這是細膩人種大而化之混在一起的方式。

我們對男人的看法有共識「不用繳房租的文組異男最難搞，他們的決定總是比較心靈一點。」下層建築總是談話的餘興，一個幽魂，在信義區上空遊蕩，還不嫌過時。

龍潭仔剛參加同學會，說以前要桃園到北一女通勤好久，其實跟同學們並不熟；現在，大家陸續買房，或者被求婚，更是不同人生。我說，鳳山到雄女沒那麼遠，但我還是跟大家很疏遠，從來沒回高雄參加過同學會。我們收拾著碗盤，擦了地板，各自滑起手機。

精緻女校裡的局外人，有種難以言傳的寂寞，說不定這是我們在社會學研究所相遇的原因。

第二常來的，也是桃園女生，長髮的大園仔，常來台北看展看表演。畢業後，她曾來台北闖蕩，又去澳洲打工度假，最後還是住回大園老家，進入傳產。她看我沒穿外褲，會偷偷拍照，隔天才回傳，有點變態。大園仔沒有男朋友，所以我們會一起吃麥當勞，講很多話。

朋友來時我總想吃家常菜，但她情願吃漢堡，大園仔說，是因為家族龐大，每天都整桌在煮，來台北不想再吃傳統中菜台菜。我嫌漢堡物不健康，泡了花草茶解膩；她則會攤開花草

茶的組成，細數哪幾種物她家也有種。大園家有田也有家畜，就算封城，也能自給自足。

她自稱「傷心人類學家」，取自一本書的名字，我沒有讀過，不過單憑描述便知道意思。她不斷求職、面試又被拒絕，開始上班後還被壞主管的言詞所挫敗，總是「想很多」。回到家族內，卻又因為緊密的生活關係碰撞彼此迥異的世界觀，痛苦又同理，同理又痛苦，她很傷心。

如果不做那麼多人類學式的反思，不做那麼多理論化的整理，不要轉熟為生的田野技藝——如果金錢跟思想濃度等值一點，履歷好看一點，起薪高一點，就不會那麼傷心了吧。

我勸她再來台北試試，如果轉運站不能轉運，就去龍山寺拜拜，運氣跟信仰很重要。我胡亂解釋「清教徒也是相信得救而賺大錢」，她會笑。擲筊是機率，神性是集體性，不要太愛這個世界，多愛自己一點。這就是我跟大園仔的對話，社會科學的次文化。

龍潭跟大園，究竟是桃園的哪裡，每次我查過不久後，就會忘記。她們也分不清，我從小到大的老家鳳山，跟後來返鄉投票的老家楠梓，又分別是哪裡。

龍潭仔也好，大園仔也好，我總是很輕鬆，或說很輕浮地待客，只穿著睡衣般的長板寬鬆衫，不照鏡子整理頭髮。電鈴

後，讓她們自己走上五樓，跟外送員的待遇一樣。

我房內機能俱全，種種巧思提升生活感，不住套房的她們，總是連連讚歎。不常出門，不是怕疫情，當然我知道幾步路外就有很好的餐館跟咖啡廳，「正因為租在市中心，才無法常去可愛小店，租金跟低消只能擇一呀。」她們點點頭，拿起我剛手沖好的單品咖啡，細緻地品嚐一口，「如果在五十公尺外喝下這口，就要收費五十塊了吧。」

。

新北跟基隆都是南部，桃園當然也算——龍潭仔跟大園仔都這麼說過，我只好接受這個共同體的框架。相對來說，我們確實都是南部人。

如果是大安仔、信義仔、士林仔、松山仔、中正仔等朋友，當我提出「來坐」的邀約，回應會是「你是套房不好吧別麻煩了」、「剛好你家附近有間店我一直想去」、「國館我也好久沒去散步了」。於是我就明白，身分證字號 A 的朋友，沒有中繼需求，不適合這樣相處。

南部究竟是什麼，有些學者說，可以是一種抽象的批判位置，是哲學上的南部觀點。我想，那應該是在說文組吧。文組是台灣社會的南部，文明社會的南方。在這個意義上，就算是我們口中揶揄的免租男，也共享一種口音，有點「南部性」。

又或者，測量變項可以加上公共運輸的可及性。例如住在山上的內湖仔，愛追影展，一天要看三部電影，但信義威秀周遭沒有合適久坐之處，片與片之間，他就來我家中繼。「給我一小杯就好，待會怕跑廁所。」他是 A，上五樓喝咖啡好幾次，也算在共同體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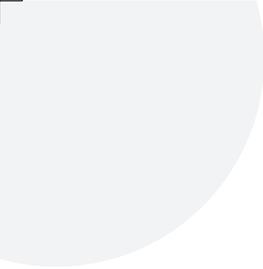
後來回高雄，聽著那些中年男子、三姑六婆的茶餘飯後，並驚覺那跟我房內上演的一切高度雷同之時，我又多一則啟發：南部人，會用日常樸素的樣貌，脫口而出高密度的語言；自嘲之詞，就像進出站時撈包包匆忙掉出來的濕紙巾，大刺刺亮相，讓人不禁聯想汗漬污跡。

笑談著台北，或者台北所象徵的人事物時，我們頂天立地，如租屋在頂樓，偶爾漏水；西曬熱氣難退，就多沖幾次澡，笑聲如水聲，轉瞬就流走，我們也還能有一絲倨傲，走向大街。

。

有天下午，龍潭仔注意到廁所裡多了盆栽，說那些花很可愛，並說很意外我懂得種植。我解釋，那不是花，是多肉的葉子，曬到陽光會變紫紅色而討喜，插枝就活，不容易死。那盆是我阿母給的，我常這樣移植南部的文化及物資，同時卻也跟原生家庭關係緊張，龍潭仔都明白，她不會多說什麼，只是懶洋洋地就物論物，緩緩地分食著食物。

盆栽漸漸長大，植物就要爆盆。



我請大園仔挖一點土給我，她爽口答應，但從家裡出發前，她父母遲疑地問說「真的要扛一盆土去台北嗎？」他們女兒穿著碎花長洋裝，氣質的很，紙袋裡卻裝著沈甸甸髒兮兮的土。想像那畫面，我覺得很溫馨，也有點歹勢，大園仔今天不知道要去看什麼表演展覽呢。

幸好傷心人類學家不在意父母及路人的眼光，只是務實提醒我，多肉不能完全用這種土來養，水分會使根爛掉。我說，我早有買了夾層該放的透水材質了，不用擔心，只是想要你的土。

當初將植栽照發到限時動態，十幾個人傳訊息問我「這叫什麼」，大園仔是唯一能叫出答案的人「我家也有種胭脂雲，但不好看。」她說胭脂雲長到茂盛時，枝葉會先往上長，再往外輻散垂下，持續生長，最後中空，反而不美了。但我知道，阿母有教我，要從尾端開始修剪，所以妳之後來我家，看到兩盆茂密的植物，將會讚嘆我維持了胭脂雲的美。

。

小時候，長大後，我沒有特別想過，我的朋友會是哪裡人，會是台南、高雄、屏東那樣正統的南部嗎？還是我會被同化成北部，跟台北的社群更氣味相投呢？

對於桃園，我原先只有刻板印象：大園仔常看飛機起降嗎？龍潭仔支持兄弟象嗎？答案都是不。高雄人早餐也不一定會吃鍋燒意麵，「那你都吃什麼？」我說蛋餅，跟你們一樣。

。

南部是我們的共通點，在台北面前。只是，同中也有異，不只家鄉所在不同，我們根本上也有著不同個性，及不同的人生路徑。

龍潭仔曾說，如果沒考到美國的博士班，就要去做健身教練。放榜前，有次聊運動的話題，我說出「妳一定會是個很好的健身教練。」她回說對，「至於好的社會學家就很難說了。」我說我不是那個意思，已經太遲。留學申請的過程很磨人，有時我真的會忘記。

大園仔以前都拿書卷獎，我都搭小組便車，僥倖過關。出社會後，我的升遷轉職卻比她順利許多。有一次，我們小心翼翼探問彼此出社會後的月薪，才知道差距不小。在那之後，當她說出「我其實很羨慕妳」時，我不知道指的是哪一方面，也覺得不便再問。

一年又一年過去，她們仍然會到我家坐。

就算有幾次，好像誤觸了什麼，像是踩到包包裡掉出來的東西，有點 ngāi-giòh，不過一段時間以後，下次她們還是會再來，帶著甜點，配我的手沖咖啡。

少話也好，多話也好，拉長了時間，總長除以次數，來訪

頻率最高的還是龍潭仔跟大園仔。我們仍然不拘小節，不親密也不疏離，好像這就是三十歲的友誼，或說南部人的友誼。

臨走時，她們很少會用相同句型「有空來桃園的話」，因為人們只會有各種原因需要去台北。有朋自遠方來，遠方很多好東西，來我家，就是順道就好，不必刻意。

。

一杯咖啡兩百三十塊，一粒便當一百二十塊的市中心。胭脂雲，倒是只要四十塊。阿母北上出差，去建國花市買的，轉送給我。

我們在台北的咖啡廳見面時，她眉飛色舞，將小盆栽捧在手心遞給我，說她從沒看過這樣的多肉，還會變色，好像花一樣。

很像花，夠三八，所以要送給女兒，我這樣想，但沒有說。

後來我將胭脂雲從小盆栽養大，移盆至穩固的泥製中盆，再分盆到裝著大園土壤的舊盆。Line 給阿母，她稱讚我綠手指。但，如果這樣就稱得上綠手指，門檻也太低了吧？我這樣想，但沒有說。

梅雨季來，陽光變少，我操心這些植栽，感覺再怎麼好活也很辛苦。我的廁所有大片窗戶，沒有抽風機，房東為了分租隔間的陰錯陽差，這裡本來是陽台，我才有空間養植物。

夏季將至，我抱怨房內會西曬，熱到工作桌。若這棟建築能轉個九十度，讓廁所的開窗變西方，就能替植物補足日光了吧？廁所面南，無法直接日照。但是建築當然不可能轉九十度，我只是個租屋仔。

阿母總嫌棄我付昂貴租金，縮在台北「狗窩」。她勸說我回高雄，說住慣寬敞透天，就住不回去狹小套房囉。她沒說出口，而我聽見的是：「回家讓阿母照顧吧」。

可是，我卻是在透天厝長大，大了習慣套房的人。從前，我試著從狹小的櫃子裡探出，是她的洪水使我再次闖上門，我一直這樣想，但一直沒有說。

我隔壁的分租套房，住著我的伴侶，算同居，也不算同居，沒結婚，踩了家人底線，幾次大吵後，彼此都不再說破。所以，櫃子幽暗卻很舒適，門內狹小卻有溫暖，南北是選擇，不是非彼即此——「代誌不像憨人想的那麼簡單」，她常這麼說，我也想這麼說。

阿母是農家出身，先是嫁到台北，幾年後還是舉家遷回高雄，自己開工作室，靠著朋友人脈，穿梭在公私重疊的透天小厝，漸漸撐起來這個家。

外婆去世時，我們回到村裡，簽名簿上全是姓「張簡」。外公外婆也都姓「張簡」，從前他們的身份證，都壓在客廳桌

子的透明軟墊下，我至今不明白為什麼。厝邊隔壁的壓力，我也不明白，只知道阿母跟她姐妹都簽了拋棄繼承，從此與舅舅不合，再沒有人回昭明。祖產被賣掉時，姐妹們聽聞，都氣憤掉下眼淚。只能怪當初，大家也都是親手頓印仔。

沒有田，仍有出路，年歲越大，阿母越想重拾種植。透天厝的頂樓綠意便陸續蔓延，擴張成小一塊都市田園。「阿嬷更會種，她什麼都養得活」三合院旁一點貧瘠的土壤，她也能將玉米種得飽滿，我有印象。她們還說果樹旁邊要插一根柱狀物，生於憂患，作物會長得更好。

回高雄上頂樓時，阿母用了時下流行的字眼「療癒」，叫我自己剪幾隻薄荷，插在桌上的水杯裡，說看著心情會好。搭高鐵前，我捨不得那些薄荷枝，便小心包好，將薄荷偷渡台北。沒讓阿母知道，以免她替我大包小包，分盆裝袋，要是養不活，我又會覺得辜負她。

回家，我將薄荷插在胭脂雲旁邊，原以為兩种植物的環境需求不同，不能期待。沒想到幾個月後，薄荷不僅存活下來，還再分枝出去，成為常駐的生命體。

。

總算放晴的那天，我在陽台形狀的廁所晾衣服。裝有曬衣槓的廁所，同時養著兩盆植栽。

我曾被問說「有沒有什麼事情，做了讓你真心覺得放鬆？」我回說「曬衣服吧」，說完自己也有點嚇到。曬衣服有什麼好開心？但是對方鎮定地點點頭，沒有笑我愁。

好難得，一天就乾了。其實以前我從沒想過衣服竟無法一天曬乾，來台北才知道得用烘乾機。那天，傍晚就收了衣服，我也特別小心別撞到那些長高的植物。梅雨過後，多肉重新出現紫紅色葉子，襯托薄荷的綠。

在地板聊天時，我們都說，怎麼三十歲還一是一無成。所以才會聚在一起吧。那好像也不錯啊。只能這樣安慰自己囉。馬克思還是有講對一些東西吧。但是人家都說三十歲還談馬克思很蠢耶。

大園田中，豆莢日曬會發出逼逼波波聲。龍潭路上，天氣好可以看到錯落光影的群山。這些都是自稱南部人的桃園朋友告訴我的，五樓房內看不見的事。

我沒有向她們說，但大家都有聽到：我們是同一種人，自然會做伙。無論是歐陸老爺爺的教誨，還是高雄阿母以前掛在嘴邊的，都對，就是要把朋友帶回家裡。

以後有空，還是要常來我家坐，來看我的薄荷胭脂雲。希望我們都能活得很好，活得很久。

散文組 高雄獎

〈薄荷胭脂雲〉評語

孫梓評



看似寫幾個三十歲女生延長的友誼：都曾是「精緻女校裡的局外人」而後來到社會學研究所，漂亮學歷，聰明腦袋，卻也不免在進入社會時感覺到現實的限縮，就像被養在租屋廁所，梅雨季時日照不足的盆栽，在各種不得已之中，如何活出「細膩人種大而化之」的模樣——挨在一起的薄荷與胭脂雲，一如幾個女子有溫度的作伴。然而，植物「被移植」，當然也隱喻書寫者自己：自願從高雄移栽到台北的南部女生，如何在位於市中心的賃居處，與其他「南部」共同演繹「南部」——「南部」是什麼？「南部」只存在於「南部」嗎？又或者，「南部」也可以被種植，就像「紫紅色葉子，襯托薄荷的綠」？作者自備幽默，閃現慧黠的說話，時常透露意在言外的靈光。當她說，「只是想要你的土。」當她說，「插枝就活，不容易死。」相較於曲折憂傷的身世，傷疤難癒的情事，這樣一篇看似「無事」的書寫，卻完全盡顯散文之所以為散文的妙處。

散文組 優選獎

煙囪養大的

吳妖妖



吳妖妖

簡歷

高雄市打狗出生，生活於舊高雄縣，嗅聞工業區的空氣比海風多。大學之後成了北漂青年，驛馬星動永遠在路上，遊歷各地就是無法落腳高雄。高雄舌頭的口音被磨平後，經常被誤認為臺北人或ABC，誤認者還往往認為這是一種推崇，被說你不像南部人時，小時會暗爽，長大後會不爽而後哀傷。曾在故鄉生活的日子已經快低於人生的三分之一，嘗試寫下舊事誌記高雄。不善文字技藝，喜歡故事直擊，練習當個傳遞故事的人。

得獎感言

謝謝小星星當我的最佳讀者和啦啦隊。

文筆很口語，是希望連國小畢業媽媽和三嬸都看得懂。回不了家因沒有合適工作機會，企盼勞動和環安、就業機會可以多贏，高雄子弟有更多機會返鄉就業。

健康關乎政策結構，不止於個人行為。感謝臺大鄭雅文老師，不斷提醒除了情緒和研究，更要用公共書寫推動社會進步。

佑軒不吝給予許多指導回饋，永遠鼓勵我；明道啟發用台語紀錄故事；感謝同事包容古靈精怪；熱線讓我知道怪怪的人也可以很自在。

散文組 優選獎

● 煙囪養大的 ●

你們家族有病史嗎？這是第六個人了。

醫生提問時，膝反射本想回應幾句，但還是忍住了。醫學臨床提到家族病史往往聚焦基因遺傳的顯性好發，但我們不是基因裡帶著病的，就像天空不是一開始就是灰的。

一直以為自己是次子。高中時鄰居有個王媽媽，她管不住嘴。就這樣知道了我是老三，二哥無緣，出生未滿月就夭折。

媽媽痛哭了一個月，一直認為是工廠污染讓她生下體質不良的孩子。懷我時硬是不顧鄉下七嘴八舌回娘家養胎，一出生就把我寄養在不同地方。才知道，原來名字裡的泰，是安泰的泰，不是泰山的泰。

她跟爸爸繼續在工業區生活。在那裡，大煙囪觸目可見。而她只盼望讓我在沒有煙囪的地方生長。

阿公一再抱怨家人就是要聚在一起。

國小二年級時，我就回到了高雄石化工業區跟大家聚在一起，喝著一樣的水，聞著一樣的空气。

第一次看到高聳大煙囪燃燒著未發揮完全的氣體很興奮。再後來也就習慣了，習慣空氣的酸甜，杏仁苦苦的芳香。

§

媽媽堅持不要讓我念走路可以到的那間國小。我中年級開始，媽媽每天騎摩托車載我跨學區到「比較好的」國小上課，早上七點多在摩托車後座邊吃早餐。我喜歡吃火腿蛋三明治。早上睡眠朦朧有時邊吃邊打瞌睡被罵危險，可是我也喜歡嘴裡有安心，眼前有風景。

媽媽唸：「美奶滋是人工脂肪，火腿有硝酸鹽，奶茶奶精是人工的。要喝就要喝鮮奶茶才有營養。」

媽媽好疼我，好疼我。唸歸唸，每天還是載我去買她眼中不健康的食物。

而他們說，空氣是絕對健康的，因為工廠排放前都花了好多錢淨化過的，有點味道更特別。

媽媽載著我行駛在特別的空氣裡，車子排氣管、奶精味奶茶和媽媽每天上班的護髮髮膠香味，讓我的空氣比別人更特別。我把不健康沒營養又不特別的火腿蛋三明治吃完了。早餐有複雜而習慣的氣味。在這個味道的世界裡，健康和營養真的有那么重要嗎？

「健」。筆畫好多。我偷懶寫注音，媽媽看到就用尺敲我

的食指。說健康的健要好好寫，因為健康太重要了。

每晚補習、才藝、珠算結束後，我抱著爸媽坐摩托車後座，一家三口擠回家。有時妹妹坐前面。晚上九點的林園工業區，天空還是一片橘紅，成群結隊的煙囪排放著更健康、更特別的氣體。

小時候不懂事，常困惑到底什麼是健康，什麼叫營養？誰說了算？煙囪下的世界，反直覺的法則。呼吸的空氣每天都又臭又酸又甜，但工廠發言人和環保局都說這符合健康標準。我還是覺得臭臭的，可能健康是大人說了算，因為這樣比較特別。

煙囪的氣再怎麼特別，都絕對符合科學、符合法規，就跟種在工業區的監測植物一樣，不知是缺乏照顧，還是認真盡職努力監測空氣，枯死的時候比翠綠時候多，隔天就會補上欣欣向榮新來的樹。煙囪的管理者們一切絕對合法。種樹是綠化環境回饋鄉里，更不用說每年會固定捐贈在地回饋金。他們說，哪一項不合法？

村里謠傳工廠趁晚上排放廢氣或廢水到工業區大溝渠裡。謠言就只是謠言，未必止於智者，卻永遠會被環保局來檢查時的「查無異樣」打破。偶爾半年一次，工廠居然很難得的被抓到污染超標，獲得一張罰單時，玄天上帝公廟那個大家最尊敬、最有才的黑龍伯會在榕樹下跟大家笑稱，工廠這個月沒繳保護費啦。我們知道罰金多少錢，我小時候問過一次保護費多少錢，

在場的阿公們都笑了。

——憨孩子，那個保護費不會在檯面上啦！

就跟我們聞習慣的惡臭一樣，久了也習慣。

§

家族的叔伯兄哥 tsik-peh-hiann-ko. 都曾經是驕傲的勞工兄弟，在大高雄工業區忘情奉獻，燃燒青春。就像大煙囪的火炬，氣勢恢宏，絡繹不絕排放製造著白雲，他們成就了臺灣的經濟奇蹟，各種疾病也在退休後才發病，時間剛剛好，像個奇蹟。

社區流行病學和調查研究方法的教授聊說，許多職業罹病率在青壯年時還不明顯，種下的病因和身體危害往往要三十年後才會顯現發作，這是歐美在二戰後六零年代就已經觀察到的職災危害現象。

下課後，我凝視褐眼睛的教授，客氣的用亞洲學生溫順不冒犯英文請問他：「如果歐美六零年代就發現了，為何東亞地區對污染無作為，環職衛問題仍舊發生？」

他慢條斯理回答：「歐美國家的環境法規愈來愈成熟，就不允許國內有任何重污染產業，重污染工廠就會遷往發展中國

家。他們還沒有這樣的環境意識。而且，發展中國家為了建設也很歡迎這些產業，為了賺錢都能忍受風險。」

聽到歡迎和風險這兩個衝突詞彙時，生氣的情緒不知從哪冒出來，我微微提高音量，語氣也沒那麼溫順了：「你說我們『歡迎』這些重污染產業，當你們明知這有許多危害時，卻沒善盡減少污染責任嗎？」

歐美國家的高知識份子啊，基因裡充滿原罪。他漲紅臉說，對不起，他沒那意思。那學期我的分數是 A++，但我不想要。

我不知道分數有沒有老師的補償心態，而當年工業區外那些種了又死的樹，是不是也值得一個 A++。

臺灣也曾經是發展中國家。西方避之唯恐不及的化工產業，加上我叔伯兄長們一整代工人的健康當利息，創造了經濟奇蹟。整個高雄就是重工業區，永遠銀亮的水銀燈柱和赤紅天空、二十四小時不停的排氣，見證了十大建設的光榮，我們沒有星空，工業區的水銀燈和火紅大煙囪映照折射成了一片亮銀宇宙，閃爍絢麗比星空還耀眼。

臺灣經濟史或許忘了這一頁，家族眾人的病歷忘不了這一頁。

小五的某一晚，補完珠算在摩托車後座啃著烤雞翅，邊跟媽媽聊著。這是母子的秘密時間。

珠算課學費好貴，爸媽為此大吵過，最後媽媽吼說她幫隔壁王媽媽做手工拉鍊代工，不會多花家裡錢，爸爸才扔下一句：隨便你們。

媽媽覺得學了珠算後數學邏輯會變好，以後才有機會考上好學校，變成更好的人，不要像爸媽一樣只能做工，在大煙囪裡上班，聞著關不掉的廢氣。但媽媽下班做拉鍊都要做到十一點，我總覺得是我害的，一直說不想上了。媽媽為了哄我，答應每次上完珠算，就可以在碳烤攤選一樣食物。她覺得碳烤不健康，我們家不吃烤肉，珠算課後的碳烤是她的妥協，底線是不能選鑫鑫腸或香腸，實在太不健康了。

那一天，我啃著雞翅的肉，詢問媽媽，她每天載我去「比較好的」國小，學比較好的珠算，那我們可不可以搬到「比較好的地方」？搬到不用每天經過工廠要聞到身體無害卻還是太特別的空氣的地方……一整段路，媽媽沒有說話。我繼續啃著我的雞翅。雞腿肉多，但貴，我不想媽媽多花錢，所以都選雞翅，啃起來更有滋味。

騎到中石化某個小廠房門口，銀亮刺眼的水銀燈柱下，她

停下機車，靠好腳架，靜靜把我拉下機車，看著我，叫我站好，問我要搬到哪個「比較好的地方」。我回答不出來。比較好的地方，就是我以前住過，一直會想回去的地方，但那好像不是她會想聽的答案。媽媽平常不會用那種語氣跟我說話。我愈來愈害怕，媽媽背著亮到扎眼的銀光，我不敢看她，低頭看我手上的雞翅，她叫我抬頭看著她。不知道時間過了多久，媽媽的沈默比爸爸的怒吼更恐怖。

廠房保全出來關心是不是東西掉了在找東西，要不要幫忙找。媽媽綻開了親切的笑容說「不用了。」我以為她生氣了，我不知道是我想搬到更好的地方讓她生氣，還是我一直說不想上珠算課讓她生氣，又或是我選了雞翅——大人說，雞的化學賀爾蒙都打在翅膀——這種不健康的部位讓她生氣。媽媽的表情，我不懂，但默默記得。

回家以後我們沒有說話。晚上我聽到爸媽在房間吵架。

我們沒有「比較好的地方」可以去，環境改變不了，空氣一模一樣。就算搬家也只是從林園工業區，搬到大林蒲工業區，再搬到小港工業區，也許去後勁工業區吧，就跟大伯、三叔、小叔搬去的地方一樣。

再更大一點才知道，她應該是難過。

我們跨越三代真的都是被煙囪養大的。

工業區有各種大大小小補助金回饋鄉里。我每學期領印有林園工業區聯合捐助的品學兼優獎學金，國小一千塊，國中三千塊，高中五千塊。

爸媽叮囑我錢別亂花，要存下來以後出國唸書。算命仙說我文曲星相助驛馬星動，幫我認真命了名字。阿公說阿泰是「家裡最會唸書的人，我們要好好栽培，讓吳家有出脫 tshut-thuat」。

阿公的出脫是指在工業區當個襯衫皮鞋西裝褲的讀書人，不要當穿藍衫的工人。有次吃阿公塞錢買給我的花生豆花時，我隨口說，我不想在工業區上班，每天看大煙囪好煩。阿公生氣說：「你們這些孫輩都是煙囪養大的，到底有什麼好嫌棄工廠的，看不起你長輩 tiong-pue！」我不懂為什麼我老是惹他們生氣，嫌棄工廠為什麼就是看不起長輩？

國中學歷的爸爸，靠著勤奮努力，在大煙囪工廠裡贏得同事的認同和肯定，一路從技工當到小組長，他常感到光榮。他說著後進晚輩即便是大學學歷或研究所，專業技能還是不如他。

但爸爸始終無法再升遷上去。偶爾喝酒發牢騷或是罵我每天唸書還不知足，難道要去工廠當工人時，我知道他不要我跟

他一樣。

爸爸媽媽跟阿公對於更好的人，對於工人的理解，讓我很困惑。高中時討論到火力發電的空氣污染、核能發電的輻射污染時，爸爸摔筷子說：「供你唸書供到來頂撞恁爸 lín-pē，要不是我在工廠當工人，你現在能吃好穿好來應喙應舌 ìn-tshuì-ìn-tsih？」

他叫我跪下，頂著飯碗。我不服氣。課本上講空氣污染，明明就是這樣的！我高高跪著，委屈地哭了。媽媽幫我求情。她說，孩子不懂事不要這樣，她也說到哭了。那表情就是小五那晚水銀燈柱下的表情，複雜，悲傷，沒有話可以辯解。

在國外唸書時，歐洲小屋的煙囪飄著烹飪香、麵包香或碳木香，溫柔的芬芳，跟家鄉的大煙囪不一樣。我喜歡國外的煙囪。又小，又暖，又香。

媽媽的表情突然閃過我的腦海，我望著小屋上的煙囪，又哭了一次，小五時我的問題很殘忍，當時我們沒有「比較好的地方」可以去，去哪都是一樣的。

我們都是煙囪養大的，家鄉都被大煙囪籠罩著，這裡的煙囪卻又小，又暖，又香。

爸爸媽媽對我好的方式是逼我一直念書，我們斷裂成不同世界的人。

我書念越多，就離他們越遠，也離工業區越遠，我不知道這是他們想要的，還是他們不想要的。

我成為了家族裡第一個唸國立大學的孩子。外面的世界比工業區精彩多了，市區的空氣不像家鄉的空氣酸甜帶苦。大學越來越不喜歡回家，每次火車到了楠梓，看到窗外的大煙囪努力不懈排放廢氣或是認真燃燒火柱時，有種熟悉又無奈的感覺。

不同的工業區有著一樣的大煙囪和橘紅天空，煙囪像燈塔永永遠遠亮著水銀燈指引著家鄉方向，照亮返家路，那就是我極力脫離的故鄉。

煙囪不會走路，煙囪不會唸書，我會。驛馬星動，與家無緣。

書唸越多越忙，跟家族越來越生疏，偶爾會被抱怨越來越少回高雄，一開始理直氣壯：高雄沒有我可以做的工作，我還在外地唸書。回到臺灣後躲在台北，不肯回高雄。再後來，回家是不得不協助照顧癌症爸爸、乃至傳授照護病患經驗給阿姆 a-m 和阿嬤 a-tsim，怎麼做各種癌症照料和醫療資源橫向連結。

有次陪阿嬤去醫學中心轉診，她說：「你阿公過身太早，

沒機會看到阿泰成為家裡最有出脫的人，可以看懂藥罐上的英文，可以讀懂醫生寫的有字天書，可以知道有什麼症狀要掛什麼科，找哪個醫生，阿泰人脈很廣。」

阿嬤問說怎麼不回高雄找工作，在台北租房子那麼貴。回高雄，可以住透天厝，還能跟媽媽住一起。

但我知道媽媽一直希望我可以不用回高雄，最好待國外。媽媽希望我不用在煙囪下生活，國小學歷的她不懂什麼是生態女性主義，但她打一開始就不想要我聞這樣的空氣，這樣空氣是不好的。

§

我已經有能力去到小時候所謂「更好的地方」成為「更好的人」，但我不敢轉頭去看還留在煙囪下的親族。我不能否定他們對生活環境的認同，他們習慣了煙囪籠罩的生活。我卻逃離大煙囪，放著親族繼續呼吸這樣的空氣。我擔心的不是轉頭後會幻作聖經裡毀約的義人化成的鹽柱，而是看到高聳煙囪和工業區赤紅時，我會想起我們都是煙囪養大的。

高鐵上我打給媽媽，邊哭邊說我真的不敢回高雄了，不敢回，不是不想回。

高鐵車窗外成群結隊、逆向一閃而逝的煙囪也許都是鹽柱，而鹽是有益健康的。

散文組 優選獎

〈煙囪養大的〉評語

黃信恩

生命裡總有一些無解的命題，那是世代的、難移的，想爭點什麼、取得某種正義，卻力不足。《煙囪養大的》某部分處理的就是這樣一種困境。

在石化工業區工作的父母，希望作者健康、受好的教育、往更好的地方去。有多少高雄人，具類似的故事？畢竟，這是一座工業起家的城市，因工業而富庶，因勞動而偉大。

然而經濟發展，也會犧牲一些東西，比方空氣，比方健康。作者不愠不火地處理當中的矛盾：深愛的家人、異味的家鄉。煙囪撐起這三代的經濟，沒有煙囪就沒有現在。

《煙囪養大的》令人動容，用文字面對真實。它讓我想起身邊也在工業區勞動的親朋，他們身體好嗎？我希望他們豐衣足食，更希望他們是健康的。

也許《煙囪養大的》最令我著迷的其實是愛。在字裡行間，你會發現，這世家的愛，母親的、父親的、阿公的，就在煙囪下靜靜、慢慢地流開了，不用特別言說。在故鄉的，在遠方的，只願別來無恙，明天會更好。

散文組 佳作

三〇七室

陳榕



陳榕

簡歷

筆名陳榕，網路筆名芮特，著有個人部落格「少女芮特的煩惱」，現兼職寫手與背包客。近年意識到文字語言其實是迷人且危險，因此立志言行一致、力求真相。

得獎感言

謝謝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謝謝打狗鳳邑文學獎執行團隊，謝謝評審，謝謝每一位在寫作上啟蒙我的人。〈三〇七室〉是關於內心深處、有點私密的個人情感，回看時就像再進行一次自我解剖，然而我想我已願意明白，寫下這些事情本身並沒有什麼好羞愧的。最後，謝謝文學總在我即將麻木時教我心痛，我會繼續努力。

散文組 佳作

● 三〇七室 ●

我總想在這裡面提煉出像愛的東西，存蕪去菁，最終複製出高級的仿冒品。但是我越看越像、越看越像，視贗品為珍寶，看不出上頭那層永遠抹不去的灰。

上午到鎖行刻印章，撥了鐵門上的電話號碼，得知師傅不巧有事出去一趟。我走到對街去，人行道上外籍看護推著老人，幾隻過胖的鴿子半飛半走，我跟他們一樣，處在市中心邊緣，行動遲緩，趕不上洶湧的人潮與時間。過了半個鐘頭回來，師傅已經在店裡頭忙著。我盯著櫃台後方的刻印機，像是施作一場小型工程，在廉價的木頭上鑿出我的名字。一位客人匆匆進來要重打鑰匙，說之前打的有瑕疵、開不了門。師傅也沒多說什麼，接過東西拿到機器下重鑄，兩三分鐘便重新打好一把。

我將包裡三〇七室的鑰匙揣著，猶豫一會兒還是將它遞過去：「打這把鑰匙多少錢？」師傅拿去看了兩眼，說是六十元。「那幫我打一把吧。」沒多少花費，他不要也就算了，我心想。

「妳這皮膚怎麼還沒好？」小高抓起我的胳膊看了一眼，被我制止後也沒再多瞧，繼續往下解開我背後內衣的釦子。從幾個月前開始，腋下兩側的濕疹就一直好不了，乾了又抓，抓了又形成新的傷口，反反覆覆。腋下的傷口有一種異味，汗水和化學物質全部一起窩在皮膚裡。剛抓破的傷口透著粉紅肉色，沒傷及骨肉，不至於疼痛難耐，然而只要一不留神又會意識到它們的存在。乾燥後最新生的那層皮膚很薄，特別容易撕落，我甚至懷疑自己不是因為癢，是撕下乾皮屑的痛快，才沒忍住抓撓。

只要天氣晴朗，陽光會在下午兩三點時籠罩整個房間。我瞥見我的小腿掛在他肩膀，用一種零碎的弧度晃盪，越來越洶湧的快感就像是要沖刷掉我，只能用雙腿緊緊纏繞住他的髖部，把我們箍在一起。小高最後抱著我射精的時候，像一個蜷縮的孩子，一個蜷縮的孩子你怎麼忍心責怪他在妳身上發洩。我用唇輕撫他的耳朵、鬢髮，到他的脖子、臂膀，一寸一寸把氣息吐在他的皮膚上。

房間裡的空氣又變得越來越稀薄了。

心臟像幫浦一樣跳動著，隨著潮水逐漸退去，平日裡沉積的那些愛與恨一下子全湧了上來，溺得我缺氧。伸展不開來的手指像鳥爪，害怕他發現我這樣畸形，只好轉身背對他把自己收合，不讓體內的東西再被抽離出去。他想碰我，一撫上我起伏過度的肩膀，還以為我在哭。「怎麼了？過來。」他稍微用了點力才把我翻進他的懷裡，我說不出話，無法告訴他情緒上去之後接著就是下來，這時身旁若有人給予安慰，便會產生自憐的感覺，馬上要開始掉下眼淚。他一手托著我的後腦杓，一手拍著我的背，我像病房裡戴著呼吸維持器的老人一樣喘著氣，悶在他懷裡哭。

遇見小高時，我剛辭職，他在念研究所，我們還像是有空堂的大學生，大白天裡兩個人躲進三〇七室，三樓出了電梯門左轉第七間，小套房格局，從門口十步以內就可以走完的。容納不下沙發或是流理臺，只擺得上桌椅、衣櫃和雙人床，我看中的是那小陽台，白天可以晾衣服，晚上有地方能抽菸。

小高是第一個在路邊蹲下來為我綁鞋帶的人，當時他低在我腳邊，我看著他的頭頂心裡受寵若驚，甚至有點困窘，又怕阻止他顯得我生澀、不領他的情。我說給友人聽時，她不以為

然，綁鞋帶自己就可以來的，有什麼大不了，說他盡撿些容易的事來討人歡心。可我就是喜歡他這樣對我好，不是因為我需要，而是他想要對我好。

冬天的路燈亮得太早，我起身想把窗簾拉上，被我挪開的手臂又環繞上來，把我摟過去親吻。他喉嚨裡發出的聲音才剛睡醒，像加了太多的糖，卻是我從唇舌之間開始融化，很快全身癱軟如同重獲新生的嬰兒。

我渴望把身體獻出去。每一次做的時候我都不禁幻想自己要被眼前的人殺死，倒也不是真的拿一把刀讓我送命，而是在他不斷貫穿與填滿之下，我將失去我的原點與核心，像沒有盡頭的骨牌，像冰塊融化在河裡，僅存一點覺知，與他在這狹小的三〇七室裡永遠擁抱、親吻得停不下來，汗水和體液把彼此的皮肉黏在一起，分不清誰是誰的。

這個願望從未實現，天就要亮了。我枕在他臂上，用指尖描繪他鼻子和嘴角的輪廓，游走之間刻意去記他下巴的線條、喉上的結，像是知道有一天我終將失去這些，他眼瞼上那對睫毛彷彿隨時要飛走，我不敢碰。人類的容貌有時幾乎已經看厭，但那時候我真想一直見到小高的臉。「我想要你、我想要你」這個念頭被我牢牢按在胸口，眼淚一樣得忍住不奪眶而出，我不要我的自尊又這樣碎掉。

他俯下身來把我的嘴和額頭吻了一遍，在我後腦杓的手順勢抽開後，他整個人便能離去。他走之前的姿態我也記著，先是背對我整理好自己的儀容，那戴錶的動作很有社會人士體面的韻味，接著一雙聰明的眼睛會環視我的房間，裝作留戀的樣

子，然後回過身來，輕聲要我送他出門。

一個人是天生就擅長做這些事情嗎？他是怎麼蹲在我腳邊，便這樣一路溜上來，等察覺時他早已經鑽進心口，拿他沒辦法了。上心倒還好，雜的是念，他往上去到妳腦海時便要開始算計。

我很少在小高走後產生焦躁，倒是在他要不要來之前特別不安，我不准他放我鴿子，若拿定主意要見我就一定得來，這是我唯一對他要的承諾，我害怕他有天打破了它。如果我們是戀人的話，擁抱之前的那條空隙也許就不會看起來那麼明顯。

床褥上的氣味隔天就會散去，但之後的幾日，我的私處都會混合著小高私處的味道。記得有天我把早午餐裡附的一瓣橘子挑進小高的盤子裡，他跟我抗議，最終還是幫我吃完。曾經看過一本書在談人類的不理性，如果我們會喜歡蘋果多於橘子，喜歡橘子多於梨子，最後卻喜歡梨子多於蘋果，那是因為我們根本無法衡量自己的喜歡。

「你喜歡我什麼？」

「妳趴在我身上抱著我，好像小動物一樣。」

這兩年來只要他不出三〇七室，我就真的相信彼此是對方唯一的安慰，他不怕壓壞我，我也不怕壓壞他。世界之大，偏偏我以為在當時能夠容納我們寂寞的，就只有我們而已。

剛認識那天晚上，在小陽台他看我點菸不著，將雙手湊近覆蓋，沒碰著我的手，卻隱約感覺到他手掌的溫度傳到我掌心來，寬闊的手背正好擋住臉前的風。菸點燃了，我抬頭想要

道謝，看見他直直望進我的眼睛，一開始就沒設防，靈魂被那對黑洞給勾住了，從此難纏。他大概是設防的，才敢這樣凝視過來，之後開始相互虧欠，對上視線沒多久便忍不住要移開。

研究所畢業後，小高告訴我他週末都還是會回來臺北，即使後來並不是每一次都是來見我。他對誰都不狠心，要離開之前一定會告訴那人一聲，他要求我也這樣做。這也許是為什麼我們分不開來，說好最後一次見面，卻又見了第二次，就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因為我一向只懂得不告而別，私自認為有心要走自然走得乾脆，否則說再見也是違心之論，接下來的路上滿腦子想著回頭。

房租又要漲了，只靠接稿恐怕是維持不下去，聽朋友說過澳洲最適合我這種事業和感情都還沒成的人去，就算有牽掛，也不至於走不開。勾選無意願繼續承租，我將續約調查通知單摺好放回信封，晚上我傳了封訊息告訴小高，說我打了把鑰匙給他，要他有空來拿。

望著熟悉的一切是真的捨不得，但也真怕了這眷戀，像是給自己造的牢。我盯著房間書牆上的浮世繪掛布，那時在大阪一見到，便決定將它和幾張明信片一起帶回臺北來。每幅浮世繪都有故事可以講，然而我只是看中上面畫的一具骷髏人。那骷髏人面部朝下傾斜，沒有眼珠的眼眶俯視手拿刀劍的武士，肋骨裡頭空空蕩蕩，裡外不是人，卻有人的形狀。

有一次小高坐在床沿抬頭望著它許久，終於將臉轉向我：「妳喜歡這個東西啊。」我笑著說：「喜歡啊。」他沒有接話，只是將雙手伸過來，示意我要擁抱。我貼在他的胸口上，胸口裡面是他的肋骨，肋骨裡面聽得見心跳，跳得飛快。

散文組 佳作

〈三〇七室〉評語

吳鈞堯



年輕男女情事，怎麼發動、如何進行，都有賴細節作為核心，如本文提到的「綁鞋帶」。細節的加入與描繪，常能畫龍點睛，為文章提味。

慾望的在、不在，在困擾中自處，並且安頓。沉迷而後洞悉某些事理是本篇特色，散發幽暗美感。行文則介於小說、散文之間，也讓「跨界」、「越界」成為本次徵文的討論焦點，讓人思考在跟小說取法時，能夠留下多少散文的版圖，而能彼此共治。

除了慾望情感以外，還點出年輕人面對物資生活的壓力，比如「房租要漲」等。是一篇題材大膽、形式跨界、主題哀傷之作。

散文組 佳作

中年膨拱

楊子霈

楊子霈



簡歷

喜歡寫作的雙胞胎媽媽，高中國文教師，目前努力在母職壓力及深重的工作中浮出水面，以文字呼吸。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短篇小說及散文獎、梁實秋文學獎、高雄青年文學獎等獎項，並獲國藝會創作補助、高雄市文化局書寫高雄文學創作及出版獎助，著有散文集《母親進行式》。臉書粉絲專頁：請搜尋「楊子霈」。

得獎感言

在老公牽機車時不慎弄傷腳、線上研習、接送小孩補習、處理公務碰到同事的意氣……幾件事情夾殺的同時，接到一通陌生人的來電，而且講話小聲，一直問我是否是楊子霈，壓力爆炸下不禁冷肅提問：「妳到底是哪個單位！」（心想如果是詐騙電話我就要掛斷了），結果是通知我得到打狗鳳邑文學獎佳作的電話……文化局的小姐，真是很不好意思對妳這麼兇啊！

剛好寫的題目是〈中年膨拱〉，中年人的處境常常就是這樣，世事冷熱交替短時間內紛沓而至時，膨拱看似偶然其實也是必然會發生的了。但也感謝主辦單位和評審給我鼓勵，讓我爆裂的心情又能平穩下來，繼續在這條路上走下去；也在此感謝家人給我許多精神支持和書寫自由，以及諸多親友一路以來的關照扶持。

散文組 佳作

● 中年膨拱 ●

一、膨拱

去年高雄冬天罕見地來了幾波寒流，而且是一波接著一波，像閃著鋒利冷劍的騎兵不斷來襲，密集冷峻地踐踏肌骨，絕無使人挺立求生的間隙。待冷氣團終於撤退後的平凡週日早晨，陽光像是終於想起來似地燦亮灑落，我和丈夫T正說話間，突然不知從何處發出「轟」地一陣巨響，T還以為是小孩推倒了大型家具，正待察看，我下意識地注視地板，果不其然，我們的木質地板隆起了！因為底下壓著大面積的拋光石英磚，過去也曾在寒流來襲後，因熱脹冷縮而「膨拱」過，才請師傅挖掉爆裂的部分，重新鋪上超耐磨木質地板，以為可以像天師的符咒鎮住一切般，從此可以平坦度日，沒想到內裡還是不敵陽光的煽惑而暴動了！

我和T面面相覷，因為這下又得花大錢裝修，而眼前正是快要沒錢的時候。

「還是不要辭工作好了？」我苦笑著跟T說。

「不行，怎能因為地板爆掉就動搖心志？」T也苦笑回應。

T正想要辭去任職十多年的約聘醫院心理師工作。原因無他，只因他突然失眠，血壓飆高，身心狀況岌岌可危。但也並不是因為工作上發生什麼變故，或者家庭裡出了什麼狀況。在我看來，一切如常，主管、同事一如既往地各在其位各行其事，醫院體制一如既往地組織龐大和階級嚴明，我和

小孩一如既往地教書讀書。當然一如既往地也可能是種壓力，人到中年，任何微小的「不對」，時間久了，都會像細雪的無聲沉積，終至崩塌。

也曾建議過他改變，比如請調到別的單位，或者調整心情、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喜好的事物上，不再評價工作上的的是與非。但都為 T 所拒絕，覺得調單位將無法精進醫療本業，能力會大幅退化，他不能接受坐領乾薪但沒有意義的工作；更無法不對各類事物作出個人臧否，因為本能就對不公不義、虛偽顛頑極端過敏，道德感如免疫細胞總是對任何職場潛規則激烈攻擊，即使已因年歲增長而克制住表面反彈，內在的過敏反應還是爆發如群蚤，時時刻刻咬噬著身心。

其實從跟他交往之始，便知道他是這樣一種個性，十多年來，經常要消化他在職場受挫的情緒，提出我的勸慰和看法。我們的關係向來是如此：平和與激憤、世故與天真、妥協與堅持。特別在當我通過激烈競爭找到正式公立學校教職而他沒有時，更為確立這樣的模式。

（也曾覺得疲累，希望他更「成熟懂事」一些。然而能適應職場環境的成年人，就必然代表正確、合理、成熟嗎？我也時常懷疑。特別是我們這世代之後，就業環境日益嚴苛，約聘僱、派遣等非典型僱用已成常態，T 也面臨到這樣的困境，他這個類別的工作在醫院已無正職缺，全改成約聘僱。比正職員工更加倍地付出，卻得到完全不一樣的待遇，薪水長年如一。

不平等的際遇，確實使人難以心平。因此，如果角色易位，我真的有比他更為成熟嗎？人的發展，究竟是個性影響際遇、抑或際遇形塑個性？)

也曾想過建議他休假。然而勞工身分的他，是沒有幾天有薪特休假的，台灣職場向來對員工各種人生狀態的轉換，缺乏緩衝的假期。

沒有緩衝，也就只能繼續剝削自己的骨肉，餵養貪婪的職場。看著失眠、失去胃口、日漸消瘦的他，我不禁想到《過勞之島》一書中的提問：工作，是為了謀生，還是找死？

那就辭工作吧！最後，我們不約而同想到了這條路。我有點猶疑，即使是約聘僱工作，一個月四、五萬元的薪水，對無後援的四口之家，仍是重要支柱，而單靠我的中學教職薪水撐持全家，會有一點勉強。而此時，地板的膨拱，更像是在嘲笑我們，膽敢妄想這種不切實際的作法。

但對於 T，這是一個多麼有誘惑力的念頭，像花蜜誘惑蜂蝶一般，無論繞行多遠，最後總要回歸到這裡，那是求生的路途。我無法攔阻，只能朝減害的方向思考：如何幫助他優雅而不傷害他人地從職場上退出、又如何鼓勵他，尋找新的人生方向。

二、清理

減害之道，首先是建議 T 把離職日訂在三個月之後，把手

邊的事情慢慢收尾，這樣主管和同事都比較有心理準備，也可以和醫院裡的醫生們一一打招呼，建立往後出來當行動心理師的人脈。

然後他想到去探詢外面的診所，看有沒有兼職的機會，一方面也在政府單位的人才庫作登記，如果日後各中小學有個案，就有管道能夠聯繫到他。

同時也去辦了業務用手機，以及印新名片。簇新的名片印好時，像是新的身分得到更分明的確認，令人倍感療癒。只是T只願意放上台大學士與碩士的學歷，不願把原本在醫院做過十多年的經歷放上去，於是拿到名片的親友，都面露困惑之色，因為看起來像是一個空有高學歷的素人。

離職前一天，我去高雄知名老店「巴堂蜂蜜蛋糕」買了幾盒蜂蜜蛋糕，讓他帶去請同事們吃。他對這事自然又是一陣抗拒。早上出門前，唯恐他「故意」遺忘在鞋櫃上，我緊盯著他拎出門。果不其然，晚上回來說同事們吃到蛋糕都很高興，連一向對下屬不假辭色的主任也難得微笑叮囑他要好好注意身體（也許像是看到叛逆青春期的兒子終於有一點點感念之心？）

總之，緩慢與和善，最使人沒有敵意。即使向來骨鯁如刺，先軟化再抽離，終會使得組織減少疼痛，自然而然地填補空缺，找到新的自體平衡。

然後，也就不復被職場裡的人們記憶了。

三、修整

離職自是天寬地闊，也是天長地久地與孤獨相伴。在南部，願意花高額鐘點做心理諮商的個案畢竟稀少，於是T鎮日在家，看書、看電影、寫作，雖然舒坦許多，但看到我和小孩循常軌下班放學回家，不禁也流露一些愧悔。

即使生活暫時無虞，在高度競爭與長工時的社會文化中，人也很難對自己的無所事事坦然。像梭羅《湖濱散記》中，那樣主張人應花費大部分時間安頓感性與靈性，只要花一點點時間勞動賺取生活所需，這樣自信無畏的靈魂，畢竟是少數。

其實單身的梭羅也尚未覺察到，即使不工作，養小孩的家庭中，也尚有多如牛毛的家務育兒事務，有待處理，並不是剩下來的時間就能安頓感性和靈性的，只是以前多半是由女人來處理。

於是我讓T接手從前多半是由我負擔的接送小孩、採買以及洗衣事務，這些瑣碎的工作，就足以佔據和切割一天中許多完整的時間，使惶惑愧悔都無暇滋長。T也願意承接，並逐漸理解到家事的奧義，不在於建樹什麼，而在於持續不斷地細心觀察，進行修整、清潔和補給。最終也進化到全自動智慧家電般的境界，看到洗衣籃滿了自動洗衣，看到沒開水了就會自動燒開水，也能觀察家裡缺少什麼物資而自動補貨。於是過去我總像在火場裡奔忙的職業婦女生活，總算能減速慢行；也不用擔心寒暑假或小孩臨時有狀況時，無人能託付。

我之前罹患的暈眩症狀大為改善，起床時看世界已逐漸平衡穩定；甲狀腺也不再亢進，藥量減半，回復到與常人無異的指數。T 的睡眠品質也提升許多，一覺到天亮已不成問題，形銷骨立的身形線條逐漸圓潤起來。身體如船，默默承載著生活與心情，失衡失速時只能以沉沒傾覆來抗議，過往我們忽略各種徵象而執意前行，難怪緩慢滯礙如同擱淺，幸而及時調頭，沒有惑於既定的航向。

也並不像離職前所擔憂的那樣生活困頓，或許因為我們在房價上漲前就買了這間小房子，也繳清了房貸，居住問題基本無虞。T 尚有稿費、以及之前出版遊戲書的版稅與股票收入，後來也有政府單位請他入校輔導各種特殊學生。雖然不若薪資所得那樣穩定，儉樸度日，也還不至於困頓流離。當然，或許也只是暫時沒有淪落到那樣，往後怎麼樣，也未可知。但人只要沒錢，就不會太常想到明天，只能著眼於當下，專心地活在當下，倒也踏實。

回看過往緊湊到泡杯茶都沒閒情的生活，我不禁懷疑，主流社會所推崇的雙薪家庭，高收入、教養及家事外包、假日血拼消費及出國旅行，小孩上中學前換屋到更大坪數的房子，是否是常人難以負荷及實踐的神話？那是必須極度剝扣親子相處與煮食、家事的時光，在每項工作間無縫接軌，才能達成的，而且不考慮人在每個角色的轉換中所需要的迴旋空間，難怪我們總是帶著職場上的氣急敗壞去接孩子，或者被小孩吵鬧整日後昏頭脹腦去上班，並總是自責無法兼顧。

而我們一直活在神話中，超越了自身能力，難怪像夸父逐日般，躑躅顛簸，終至傾頹。也幸而粉身碎骨前，我們接受了自己只是常人，不再受到驕陽般的典範誘引，緩慢找到自己的呼吸。

四、如履平地

地板也請裝修廠商來看過了，廠商說過去鋪地板的師傅，以緊密無縫為最高追求，所以在拋光石英磚間留的縫隙都太小，才會在溫差的劇烈變化下缺乏熱脹冷縮的空間而爆裂。十多年來，氣候變得越來越冷熱無常，是從前的師傅們所未能料想到的。

廠商說最省錢的處理法，仍是必須要把木頭地板全拆掉，再把爆裂處仔細切碎，然後整平，再重鋪木頭地板。工期約兩天，花費約在十萬元以下。而如果整屋地板挖掉重做，那大概要兩百萬之譜。

我和T面面相覷。生活多了間隙的我們，心情舒坦許多，看木頭地板的微微隆起處，已覺得不是太大的問題。而且我們各自能在書房盤旋的時間變多了，小孩也長成能安穩在沙發上看書的樣貌，生活好不容易走到各安其位的狀態，大規模地刨起重整，實在不是我們現階段的心願。

隨著生活有餘裕消化情緒，在餐桌上好好共餐並吞吐心情，我們已經不需要藉由血拼來安慰自己、也不一定被光鮮亮

麗的廣告催眠。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催眠廣告何其多，透過無所不在的播放，鼓勵人出賣時間、消費物資、犒賞自己，使人陷入看似自主其實不自由的弔詭循環。最後，思維裡都是物質，於是只能依循房屋廣告、汽車廣告、補習班廣告所形塑的家庭理想模板，去覺察到自己的缺損與裂隙，而滋生要更努力賺錢以修補缺損的想法。

但缺損與裂隙或許是，更為原始自我的展現，隨著生命的變化而逸出標準框架。而每個生命的生長，向來都是不平整的，氣候、戰爭、疫情相繼變化的世界裡，更是將多數人的生活震盪得破碎缺損，難以完滿。時代巨浪中的小小家屋，如何能總是追求完滿無缺、堅固平坦？

於是，冬去春來，我們穴居的所在，褪去了神話的色彩，顯現了人間尋常的破敗。而經歷漫長的思想陣痛，恍如被昨日分娩出來的我們，怔忡凝視著那破敗，逐漸諦聽出裡面可能藏有某種處世的曉諭，需要我們仔細咀嚼和玩味。那或許是：窪陷才能充盈，缺損是另一種完滿、患難才生更深的羈絆……等等，諸如此類的思想，陽光一般照亮我們崎嶇又平坦的前路，使得我們如履平地。

這是陽光所啟動的艱難工程，人到中年經常要面對的莫名墮頹，我們也只能勤懇地配合裝修。

散文組 佳作

〈中年膨拱〉評語

林文義

非常難得的是，散文如此真切、實質的寫出中年生活的困境、生命中無奈的不知所措……。

風花雪月、青春浪漫，年輕時的夢與祈盼，終在歲月游移之間流為往後記憶的苦澀；現實很殘酷，理想總遙遠。

作者以居所的敗壞、老朽，自然映照生活的折逆，小說式對話的沉鬱哀傷，認命或不甘的矛盾糾葛？作者清晰的反思不曾有自怨自憐，正是此文最誠摯的告解。

我手寫我心。散文貴在誠實、真切，人生起落、前程如霧不可知，過後風雨倦眼回眸；壞毀、崩裂的住所也有遮風避雨的暖烙，此文的殊異在於真情的好筆，很感動。

散文組

總評

凌性傑



二〇二二年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評審工作，由林文義老師、吳鈞堯老師、孫梓評老師、黃信恩老師與我共同負責。評審相互推舉，由孫梓評老師擔任決審會議主席。

會議開始，五位評審各自描述心中理想的散文，以及閱讀這次參賽作品的心得。幾位評審不約而同表示，許多篇章硬湊到將近五千字，沒話找話說反而容易暴露缺點。散文敘述需要節制與留白，三、四千字可以完成的，大可不必因為想讓篇幅壯觀而刻意堆砌字數。今年有不少作品令我們感動，匿名的書寫者掏心掏肺鋪寫精彩的生命故事以及個人覺知，其中心念力量無比飽滿，字字句句像是會發光。高明的取材加上有意義的細節，都是讓散文好看的關鍵。

與這批稿件相遇，經歷初審、複審、決審，同一篇作品多讀幾次，或許更加喜愛，或許感動遞減，畢竟眼緣與耐看是那麼神奇的事。今年的疫情書寫減少，家族親情故事仍為大宗。此外，同志情慾、女性意識寫得生猛有力，職人故事、職場遭遇亦各有精彩。最吸引我注目的，是那些日常情緒起

伏。每一種身份、每一個年齡段，生活的悲喜憂樂往往只有自己明瞭。面對外在變化、心緒波折，安頓好身心，才能安頓好散文，這些不知名的書寫者提供自處之道，他們的睿智達觀深深打動了我。有個性的人，寫有個性的文章，也是這次散文獎得獎作品的一大特色。

各種學科都必須講究理性科學，唯有文學能夠稍微放肆張揚，寬容地對待神祕，包容非理性，允許思想情感的越界，探測最廣袤的心靈荒原。

決賽會議前，五位委員各自圈選五篇作品，結果共有 20 件作品進入決選：得 3 票有 1 篇（〈滷燉〉），得 2 票有 3 篇（〈姊姊〉、〈中年膨拱〉、〈僅僅一個箱子〉），餘為 1 票作品 16 篇。〈僅僅一個箱子〉是一篇語調迷人、氣質獨特的文章，職人境界寫得清雅脫俗，但行文之中不經意暴露個人創作與個展名稱，作者身份呼之欲出，有違匿名參賽的原則，不得不忍痛割愛。這樣的遺憾，或可提供往後的參賽者思考。

每一篇進入決選的作品，都是水準之作，經得起反覆閱讀檢驗。〈滷燉〉敘述手法老練，其功力火候深得飲食散文的精髓。烹飪裡的滷燉技術，直接連繫到人生體悟的魯鈍愚癡，觀照人情世故，對比工整，確實是匠心獨運。〈姊姊〉的敘述視角很特別，刻意不用「我」這個人稱，全文聚焦「他」與「姊姊」的成長歷程，「由親人變客人」的感觸讓人讀來唏噓，結尾尤其精彩。〈中年膨拱〉筆調語氣頗似去年的〈消逝的書桌〉，有樸素自然之美。書寫者透過家屋裂變與修繕，

寫中年勞心勞力的處境，一方面審視夫妻關係，一方面鋪陳職場倦怠。「中年勤懇，配合裝修」的人生態度，是作者的調適之道。〈外出公投〉雙關公民參與和同志情慾，寫得潑辣鮮活，是聰明外露之作。〈賒氣的人〉結構方式特別，頗類前幾年的〈家在白城〉，此文亦有歸有光項脊軒志的情調，行文優雅老派。

〈徙居〉談論空間與感情，「一個人住」意味擺脫感情依附，人生路上，隨身行李其實可以很簡單。〈水勤大夜〉交代公務員的日常，敘述方式渾然天成，作者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體制觀察者，文中不帶恨意與憤怒，甚至有一點溫柔，這是可貴的書寫特質。〈蒼蠅〉處理女性處境，眼光相當銳利，敘述很有姿態，深入剖析當代社會「厭女」情結。〈薄荷胭脂雲〉以薄荷、胭脂雲兩種植物對照現代女性的生活，談空間、談歸屬，相當有幽默感。家屋空間的抉擇，亦是人生狀態的標記，這篇散文的好處是很會聊天，聊得行雲流水。〈自由的蝦〉素樸而有力量，看他（這暖男）回首前塵往事，似有一股暖意湧上心頭。〈煙囪養大的〉直接扣合經濟與環保的兩難，寫出英雄人最沉痛的心事。煙囪、工業讓許多人得以謀生，卻也是致命的傷害。〈三〇七室〉裡，有最尖銳的自剖，作者沒有放過自己，逼問那種寂寞又荒涼的感情關係，辛曉琪式的「領悟」原來那麼痛、那麼強。

面對散文作品，做一個任性的讀者，大可以放縱自己的感性與好惡，在文字世界發現能量的傳遞。辨別好能量與壞能量，進行能量清理，是我近年來的功課。在某堂寫作課上，

我與學員討論：有沒有辦法辨識火車站前的乞討者所說的一切是真是假？有沒有辦法讀出某些散文裡貌似真實的虛偽？許多真假莫辨的時刻，張國榮演唱的〈沉默是金〉提供安慰，歌詞裡的「是錯永不對真永是真」影響我寫散文的態度，我想那正好也是做人的態度。

創作者的心識有多高遠，筆下的境界就有多高遠。庸俗是品味的大敵，只有先讓眼光不俗，敘述的方式不俗，才能寫出不俗氣的散文。感謝今年的參賽作品，讓我看見幽深的人生風景。祝福所有創作者，永遠不負天真，持續享受與世界的對話。

散文組 會議紀錄

時間：2022年8月8日（一）下午15:00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出席委員：吳鈞堯、林文義、凌性傑、孫梓評、黃信恩

（順序按姓氏筆劃排列）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李毓敏、林莉瑄

《聯合文學》雜誌 邱美穎、羅翊禎

紀錄：謝欣珈

攝影：羅翊禎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委員們共同推舉孫梓評委員為本次評審會議主席，主席先請各位委員分享這次文學獎評審的觀察與評審標準。

孫梓評（孫）：先請五位委員簡短發表意見，再從一票開始看有沒有人附議，沒有就放棄，再進行給分。先請性傑開始。

凌性傑（凌）：今年看散文的心得很快，從一百八十幾篇選到最後二十篇，我覺得真的可以幫他們編一個精選集。整體印象裡面，我看到充滿精彩的人生故事，這些書寫者都是掏心掏肺地向陌生人敘述個人的人生經驗、坦露內心世界。最吸引我的是其中很多篇富生命力，文字技巧不是這麼成熟的作品，而且在這一次的評選裡面，我覺得這些文字能量非常充實，某些信念的力量好像在發光一樣，會深深吸引我去注視它。職場生活描述相當多元精彩，很有現場感。有幾篇

同志情慾、女性意識的作品，寫得相當生猛有力。這次入選的二十篇作品類型眾多，疫情相關的題材則漸漸減少，顯示大家已經習慣與疫情共存。看完稿件之後我在想散文還有哪些可能，甚至是文學獎的散文還有哪些可以嘗試的形式。這次徵稿還是限定五千字以內，五千字好像是一個很大的魔咒，大家都拼命想要寫滿，所以我這次特別選一篇由好幾則小短文拼貼出來的作品，目的是探討拼貼式的寫法可不可以被文學獎所接受？這也是我在考慮的。另外若是文學獎調降字數規範，或許能讓投稿者意識到不一定要寫滿，適度留白會讓整體散文的完成度更高。這些作品有日常的情緒起伏，讓我很被觸動，這些文章中，每一個年齡段、每一種身份的自處之道、人怎麼樣對待自己，這些作品都寫得非常精彩。他們安頓自己身心的方式，也影響到如何安頓散文的句子、字詞，我很喜歡這些作品，這些都是有個性的人寫出來的「有個性的散文」。

吳鈞堯（吳）：如同性傑所講的，我對五千字也有所感，這批投稿者看起來對寫作觸碰的不是很深，常有以前作文的習慣，認為寫多會有筆水分數，所以很多會到達四千、五千字，但對我們來說會覺得「為什麼要寫這麼長？」這次的整批稿子我有兩個特色想要指出來，一個是寬鬆，另一個是跨界。寬鬆的意思是比較負面的、比較鬆散，像剛才講的拼貼式的作品，我們也可以說那是一種技巧，用得不好會有點鬆散，但鬆散正面解釋的話是很有生活感，但這也是一個矛盾，要有生活感就不能同時緊緻一點嗎？就像成為一個美女不是應該皮膚要好一點

嗎？不能只有靠化妝。把鬆散等同生活感是帶有一些矛盾。另外一個特色我認為是跨界，像很多篇提到政治、性的議題，尤其寫到性，有些字眼很露骨，我在想關於政治、情慾的書寫，由小說來處理可能更加適合，也因此從中看到部分在小說與散文間模稜兩可的作品，如〈三〇七室〉就帶一點小說的味道，作者甚至也毫無忌諱使用第三人稱來寫。本次有不少寬鬆的作品，正面來說是生活感很強；也有作品混淆在散文與小說的模糊地帶當中，我看到這兩個特色，謝謝。

林文義（林）：就像鈞堯剛才所講的，就像看到一個百花園，不會說有些地方的文學獎就只寫某個地方，主題真的是海闊天空。我有挑到一篇香港來的作者，他在這邊一直找尋香港的景物、生活的對照，發現這裡有海、有港很自在。前面提到的五千字我也深有所感，最起碼我在想散文是不是訂定一個字數，寫作者就不得不一直去敘述。此外我在評審的時候看到很多類似小說的作品，忍不住納悶這到底是小說還是散文？甚至加入對白，也可以看到有些作品為了字數而小說化。無論如何這次可以看到多采多姿的作品，就像高雄有不同的風情。對在座來說我可能是快要退場的老先生，但我絕對不會說一定要用以前的標準來看，會盡量以這個世代新的年輕人去看，因為每個人的思考不一樣。但是我希望它是誠懇、誠實的。其實真的像性傑講的，我們挑出來的每一篇都是不一樣的面向，令人驚喜，我想我們應該能很快得到結論。

●

黃信恩（黃）：各位評審大家好，我大概說一下這次閱讀稿件的心得。整體來說這次入圍二十篇作品內容相當多元，剛好今年我也評了台北的文學獎，有蠻多的租屋、工作、疫情這類的主題；但在打狗鳳邑文學獎中比較沒有看到。整體來講此次作品文字偏向樸實，比較少看到詩化、或是個人風格非常強烈的散文。以往在評文學獎的作品都會有幾篇，但是這次比較少。我在讀這次作品有一種感覺是，有時好像在看《聯合副刊》的繽紛版，就像剛才性傑老師說的生命力、有故事，其實我非常樂見。文學獎就是鼓勵很多市民來創作，然後重整他們在這個城市上的記憶，不過很可惜雖然有些作者有特殊的經歷，但是寫起來卻沒有非常深刻，比方說沒有入選的〈生命之歌〉，他是一個隨車的售票員，在文章中有寫到高雄客運的歷史，作為一個高雄人我讀起來非常有感觸，好像可以透過這篇文章了解我們上個世代在高雄發生的事情。我覺得文學獎有鼓勵到大眾去收集、回應他們對於高雄的記憶。不過因為是文學獎，要考慮的東西非常多，包括文字、文學性、結構、主題的深刻度。我大概說一下這次選擇的重點，第一個還是閱讀完這篇文章帶給我的新意跟亮點，這可能是題材、文字、句法還有故事，是我推薦這篇文章的原因；第二個是我會期待讀起來讓我有更多省思，或是把我帶到一個議題的空間，或是我可以在他所建構的情感事件有一些迴盪。等下逐篇討論當中我會再細講，以上就是我對這次作品的一些看法，謝謝。

孫梓評（孫）：這一次讀稿子，不少作品參賽者屬於「師／

生」，部分作品可以讀得出是國文老「師」的寫作，可能基於題材或內容的顯示。同時也有不少學「生」作品，讀起來像作文。此外有些參賽者頗具意識書寫高雄地域性，發展成篇。過去我常覺得，透過寫作提供他人不曾經歷的細節，是每一個寫作者之所以應該寫作的原因，但這次讀到多篇作品，在細節和瑣碎之間，界線模糊。當豐沛的內心戲透過文字表現，有時候那種瑣碎感甚至會集中成一種雜音。我審稿時，希望挑選主題比較罕見珍貴的，所以第一次選出的五篇，都可以歸類為某種少數：性、性別以及身分的少數。同時希望，寫作者可以透過對文字的藝術要求，找到一種屬於自己的說話聲音。看文學獎作品好像和平時讀書不太一樣，文學獎寫作是單篇的競賽，允許強度比較強的寫作，那種強度，如果整本書讀下來會很累，但在文學獎單篇之中，相對能比較突出。另外，做為文學獎評審，我們會被迫要花兩次、三次的心力去讀同一篇作品，如果因此魅力遞減，失去一開始驚艷的感覺，便會因此調整我對它的原始判斷。

複選結果

本屆散文組總收件數為一百八十三件，複審結果共二十件作品進入決選。三票一篇，兩票三篇，一票十六篇。

票數	作品名稱	投票評審
三票	滷燉	林文義、黃信恩、吳鈞堯
兩票	姊姊	凌性傑、吳鈞堯

票數	作品名稱	投票評審
兩票	中年膨拱	凌性傑、黃信恩
	僅僅一個箱子	凌性傑、孫梓評
一票	外出公投	孫梓評
	記日	林文義
	賒氣的人	凌性傑
	復健花園	吳鈞堯
	徙居	林文義
	水勤大夜	凌性傑
	蒼蠅	孫梓評
	我是鳳梨園裡長出的一棵玉蜀黍	吳鈞堯
	薄荷胭脂雲	孫梓評
	自由的蝦	黃信恩
	字醜的人	黃信恩
	治病	吳鈞堯
	煙囪養大的	黃信恩
	給黑牧	林文義
來賓，來坐	林文義	
三〇七室	孫梓評	

經評審委員由一票作品開始討論，有一位以上評審附議者進入最後決選投票。

一票作品討論

〈外出公投〉

孫：這篇是非常聰明的寫作者，除了能把玩文字各種諧音想像，還可以透過文字的藝術表現去操作議題，他把性和政治這兩件事情聚焦在公投前夜，兩個男生透過交友軟體相識，寫他們如何展開性愛，過程中種種一語雙關，意在言外的情節，都是對政治的表態和嘲諷，作者文字幽默辛辣搔到癢處，卻也因為這完美的對位，讓我感覺有點猶豫，內容所寫可能並非寫實，作者也許只是想到一個很好的點子，可以讓所有元素都能對號入座。但仍覺得是值得拿出來討論的一篇。

凌：我附議，作者真的蠻聰明的。其實從三〇年代之後的小說有一套書寫性與政治的模式，學者把他們定義為「革命加戀愛」，這個顯然已經變成是「政治加性愛」的呈現方式。早期李昂處理了很多，所以我覺得作者厲害的是把公共事務、公民參與對照身體情慾來書寫。我覺得第六頁：「我不知道我說的是性還是政治」可以先留白，讓讀者有一些想像，連結性與政治方式可以再參差、破碎一點。這篇讀來有點時差，因為公投已經過去了一段時間，我們好像也已經淡忘了，所以讀完還要再 GOOGLE 一下原來的時空情境，當時對公投的激情可以對照寫約砲經驗的激情，那個激情的狀態跟政治是可以結合的部分。我覺得所謂的文氣，或是語調，最基本的就是和標點符號、字詞的選用有關，這邊字詞的選用有一些奇怪的地方，跟現在語境不太融洽，比如說第一頁的「也似」，

第三頁「明兒個」、「哥兒」、「心理嗑呼著」、「聲音賊大」、「饞出口水」，措辭方式有一點彆扭，我會覺得他的生活語境好像不太會用到這樣的詞彙，可是為什麼寫作的時候要用這樣的詞彙來鋪陳性和政治，讓我有點疑惑。

討論結果：獲凌性傑附議，進入決賽最後投票。

〈記日〉

林：這篇我不堅持。因為吸引我的是題材，獸醫跟兔子，我想信恩醫師看到這篇應該會比較有感覺。這篇我不堅持。

〈除氣的人〉

凌：這篇的形式是我特意選出來的，結構方式很像前幾年得獎的〈家在白城〉，是用片段拼湊、組構起來的。現實生活的部分能看出作者有很深的在地經驗，這種拼貼式結構有一種很老練的語氣。如果他就是〈家在白城〉的作者，那他的年紀非常輕，但這是一個老靈魂的敘述方式。第二頁的鋪陳方式挪用了歸有光《項脊軒志》寫家中門戶之間的空間結構，把它挪換到高雄來寫。題目〈除氣的人〉的「除」意義不太明確，以本意來講是欠的意思，引申義有寬恕的意思，再來也可以通奢侈的「奢」，這種多重意涵他用在標題，但主要連結卻是阿祖吸菸會咳出雲團，跟自己的支氣管、呼吸有關的連結有些弱，既然要取名叫〈除氣的人〉，在呼吸這件事情上跟生活的連結應該要更深。我被他吸引的是在記錄空間、呈現記憶場景的時候，敘述是很動人的，行文優雅老派，其實也不太是這世代的年輕人會使用的，有一種刻

意老成的世故感。還是希望如果可以的話可以支持一下這篇，這個作者很年輕，可是已經寫出自己的風格。

吳：我來講一下好了，這篇的話我搞不懂為什麼要寫很多令人目不暇給？我也看得出來剛剛性傑講的那些優點，可是他就是一个散文，我覺得他是不是把小說的企圖放在散文當中，變成這個容器不夠他裝，這是散文的結構嗎？對我來說實在太多了。

〈復健花園〉

吳：〈復健花園〉故事非常簡單，寫一個受傷的人如何去做復健的過程。像信恩是醫生，會碰到很多病人，病人去任何地方都會自怨自艾，怪醫生、怪誰，就是不怪他自己，被別人治療彷彿理所當然，你是醫生就要來治療我，但我看到文中這位病患是抱著感恩的心，他雖然也很辛苦，但是抱著感恩的心去答謝在他受傷罹難、傷害發生的時候幫助他的人，文本中把這麼多幫助他的人用花，仙人掌花、曇花，一些特色植物來做呈現。從作者處理的手法中看到一個病患對醫生的觀察要很細膩，一般來說很少描寫病人怎麼去看醫生，作者讓我看到作為患者的同理心，這點打動了我。

黃：剛剛聽了鈞堯老師用這個觀點來想這篇文章，確實是它的優點。那我沒有選這篇的原因也是剛剛評審有提到的，五千字的字數限制。我會覺得這篇文章有點絮絮叨叨。他把「復健花園」分三個區域來寫，職能治療室、徒手復健區跟器械復健區，

把觀察中的職能治療師、復健師用花卉植物來比喻、想像。他有提到這些人性的思考，不過我覺得有一點陳舊、比較沒有亮點，比較有創意的地方是他把復健的場域比擬作為一個花園，不過拿掉這些我就覺得沒有特別讓我印象深刻，所以我沒有選它。另外我覺得這篇遣詞用字還有經營略顯生澀。

凌：前三頁寫得非常漂亮，文本中描寫不管復健師會不會反對，硬給人家取綽號的情節我覺得很有創意，因為這些綽號才稱之為花園。他取了仙人掌花、白玫瑰等等，敘述看到的這些復健師都是花，這是我覺得有意思的地方，但是有點可惜第三頁之後焦點就散掉了。

〈徙居〉

林：這篇我並不會很堅持。但如果以高雄文學獎來說的話，這篇是用高雄來照映香港故鄉的作品，我覺得寫得像高雄的海風一樣很自然、心境很自在，但不是我心目中絕對要入選的作品，不曉得性傑老師怎麼看？

凌：一開始我有選這篇，我非常支持，文本中寫自己感情的狀態是很安慰到我的，寫他的生活之所需、他要搬家的時候隨身行李很簡單，呈現一個人的日常生活能過到極簡的方式，他也非常直白地說他就是想談戀愛、想一起晚餐、想一起看電影；講伴侶的時候也把提到伴侶是人生中最值得的投資，一個人住感情的依附也就順帶取消等描述，這樣的狀態我覺

得在文章裡面處理得非常好，後續情節提到和前男友一起養的狗在分手後交託給其他人照顧，原來前男友也有了新男友，我覺得在處理這些繁雜的感情糾紛時，文字裡面正向、明亮的感覺我很喜歡。

討論結果：獲凌性傑附議，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水勤大夜〉

凌：這篇是很素樸的作品，敘述者是一個觀測降水量的公務員。我覺得公務員生活是所有的職業裡面最難寫的，要如何在日復一日、重複式的公務操作裡面找到可以切入的書寫點，實在是非常不容易。尤其是菜鳥公務員值大夜班的時候，終於可以靜下來去思考體制裡面公務員的角色到底是什麼，文字中也有一些揭露心情的部分，看得出作者其實是有一點牢騷的。他也質疑，上班的時候公務員需要有人性嗎？這個問題非常尖銳，可是作者的個性說不定不是這麼尖銳。我很喜歡他處理「邊界」、「反彈」、「規則」這幾個重要概念，敘述渾然天成。他找到簡單過日子的方式，文末「值班結束之後忘記打卡」這樣日常的事，我覺得很有意思。這個作者好像很容易在結尾的時候神來一筆，用一個最不經意、不帶憤怒，甚至有點溫柔的方式，對自己的生活產生一點嘲諷，是個很有意思的觀察者。

吳：附議。優點的話剛剛性傑有講到，但為什麼後來我沒有選，因為我本來以為會有爆點，但是讀到後面什麼也沒有。

水勤之夜我以為是淹大水要去救難，會發生大事情，我抱著很高的期待。他把小公務員的心酸點了出來，但他讓我失望，或許我也不應該那樣預期有什麼大水大災難，我只能說和我的預期有點不太符合，但我還是肯定小人物的那種悲愁的書寫。討論結果：獲吳鈞堯附議，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蒼蠅〉

孫：第一次讀完所有篇章，最被驚嚇就是這篇，或許可以稱它為「厭女養成記」。作者除了寫出男性對女性的厭女，更慢慢滲透為女性的自我厭惡。結構上也蠻特別，用編號1、2、3、4、5去寫蒼蠅孵化的過程，同時把從小到大在性別上面吃的虧、受的折磨，或者是身為女性必須置身在許多男性眼光當中的不自在和痛苦，用很俐落的文字，傳神地將那揮之不去的男性的「惡」，比喻為蒼蠅，道出身為女子的「原罪」與憂傷。

吳：這篇文章其實讓我覺得很為難，具有小說感，但又有蒼蠅卵與性慾的比喻，意圖跟散文連結。在這當中就有強烈的斷裂感，像蒼蠅作為女性的隱喻，其中的結合度到底有多高？第七頁的一大串對話和第八頁也是一樣，交代性並不強。固然很猶豫但我也很想支持它，它有一個黑暗的力量，但黑暗的力量偏向小說的一種運作，不知道其他老師看法。

凌：我可以附議。我覺得這是這次看到性格最鮮明的一篇。作者處理的是「厭女情境」，裡面寫到被男性討厭女性的身份，以及

備受攻擊打壓的存在。敘述者行經性產業特區覺得渾身不自在，那種不舒服感其實也點明了某些女性的尷尬處境。在文字裡面，作者很有姿態的在敘述，文氣也比較潑辣，但是為了某種姿態，敘述腔調會變得比較刻意一點，這也是我覺得作者戰鬥個性鮮明的地方，是一個有個性的書寫者。在剝皮寮迷路那段我覺得寫得蠻好的，細節很動人。作者已經可以面對自己心裡的憤怒或恨意，交代自己的遭遇時充滿幽微的細節，處理得很好。敘述者和男性之間的衝突跟對話，可以再進一步交代。引述「愛與黑暗的歷史」、「房思琪」的大段引文都可以省略，這些引文都跟原先文氣有落差。整個結構和敘述已經很飽滿，硬要塞兩段長段引文稍嫌冗長。作品有鮮明的性格，我可以支持。

孫：作者引用林奕含，因為文章中寫「很多書我但願自己從來沒有讀過」，因此這個符號放入文本有其必要性；後面大段的引文，則是包括了一個霸凌事件，但文本中沒有把霸凌事件描述很清楚，只能知道這個事件是厭女養成的過程中的一個關鍵。

討論結果：獲凌性傑附議，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我是鳳梨園裡長出的一棵玉蜀黍〉

吳：我覺得這篇寫他身世的追尋很有意思，敘述上就很明白——鳳梨園長出一顆玉蜀黍，長錯了地方和樣子，都有合理的質疑；但同時文本的文青風格也很濃，這樣的題目第一次看覺得特別，但多看幾次就覺得文青風格太多，有些太多，

我要放掉，因為文青風格不是我的偏好。

〈薄荷胭脂雲〉

孫：這篇寫幾個女孩子分別從桃園、高雄來到台北，如同文章中的兩種植物被移植，這些女生曾經是同學，如今紛紛邁向而立之年，有了新的人生課題。作者很輕巧地寫出女生之間相處狀況，讀她如何描述、看待自己，很能呈現當下社會某一世代的切片。通篇讀起來很愉快，因為作者文筆非常好，以輕鬆的說話觸及嚴肅的命題，包括女孩如何看待自己身體、看待自己選擇的人生、如何看待彼此共享的「南部」。另外，文中雖提及「有祕密在櫃子裡面」，但又說那櫃子無關性傾向，顯得有些曖昧。而她和戀人分租同一棟公寓的兩個房間，也頗象徵一種新時代的關係。不過，作者說胭脂雲是多肉植物，但我查了一下，胭脂雲其實是鴨跖草科錦竹草屬的觀葉植物，這是一個小失誤。

林：我附議。這篇寫得很自在，裡面很多的生活，像我們過去從學校進入職場，也許在傳播媒體工作，會遇到各式各樣不一樣的人，可是下班以後可能在一個地方喝酒、唱卡拉 OK 的時候，才會表露出原來這個人有很多心事。

黃：這篇其實是我當初圈選五篇抉擇要不要挑進去的一篇。我喜歡這篇的原因是，作者雖不在地理上的南部，卻有精神上的南部。比方有部分提到她的姊妹淘一個來自龍潭，一個是大

園，相對於台北，這都是南部。我就會思考我們寫高雄，並非限於地景，有時也可以是一種觀點。其實高雄人有很多像作者一樣到外地，我覺得她有去思考對南部做一些詮釋，這點滿吸引我的。其他優點兩位評審都有提到，讀起來蠻愉快的，很像在跟你聊這些故事和想法，這樣的寫法我還蠻喜歡的。

凌：我也想要附議這篇。剛才大家提到的優點我也很認同。不管是空間還是個人生活型態的呈現方式，當中很難得有種奇妙的幽默感，比如「我內心的阿嬤要受不了了」，那種幽默感我很喜歡。行文方式好像在女人迷網站上對女性處境的思考。另外一個優點是，作者在市中心租一個「小套房」的情境，跟高雄南部「透天厝」正好有空間上的對比，成為一種自我實現的定位、一個空間歸屬的感覺，作者在裡面沒有刻意設計，我很喜歡敘述中的渾然天成。

討論結果：獲林文義、黃信恩、凌性傑附議，進入決賽最後投票。

〈自由的蝦〉

黃：這篇我讀到一種親切感，寫的環境剛好是我成長居住的環境，後街其實就是左營西陵街，這是這批投稿當中其中一篇寫在這邊生活的高雄人的回憶，作者回溯在海軍服役的故事，寫到家人從澎湖來到高雄的故事。他的題旨應該是在第八頁跟第九頁，爸爸從雲林開車南下去看他，他們去烤蝦子，「自由」應該是指作者在服役放假時的自由，「蝦」應該指在服役期間他的人生是被掌控的，他用「自由的蝦」去解讀

當時的感受。這篇文章讓我讀到另一個我不在場的時空，比如他在軍中讀的《愛情青紅燈》這本書，應該是長我一些歲數的人服役中所讀的書。也因此，我很期待可以藉由他的文章看見他們人生的高雄史，特別是他從澎湖來到高雄，我期待有更深刻的描述與感受，但比較可惜的是，文中我想讀到的「我忽略了、沒有注意到的高雄」仍是有限的。但整體來講我覺得這篇文章流暢樸實，是一篇有情有味的散文，特別是寫他在軍中很無聊打電話給爸爸，爸爸特地來高雄找他，到了高雄之後卻去做一件更無聊的事情，過程中流轉了父子間的情感，他沒有明講但感覺得到情味，因而選了這篇作品。

孫：這篇是樸素但有技巧的寫作，光從一件事就可以判斷：文中敘述的事情應該有一點年代久遠，但作者選擇用現在進行式來敘述，能找到這樣的切入點，就可以吸引讀者更容易進入他要敘述的情境。另外，他選擇「蝦」當關鍵意象，真是神來一筆，因為他和爸爸去釣蝦並不是預計好的，只不過因為爸爸的興趣是釣蝦，他到釣蝦場後看著蝦子被烤熟、捲曲；當我們讀到最後一頁，身為海軍的他，睡在船上時，身體也不自覺地捲曲，服役中失去自由的他，就像釣蝦場中被釣起來的那隻蝦。結尾那一整段寫得非常好。

討論結果：獲孫梓評附議，進入決賽最後投票。

〈字醜的人〉

黃：這篇是我選的，先講優點，這是一篇典型的散文寫作，

從字很醜這件小事情發揮的一篇文章，結構還算完整，主要是作者找到一個可以發揮、很有趣的題材。他寫字醜在人生之中遇到的種種窘境，包括說合寫大卡片時字體跟大家格格不入、簽公文時字醜很奇怪、他人對自己寫字的評價是鬼畫符……等狀況。讀第一次覺得還蠻有趣、新鮮的題材，可是後來讀了幾遍之後，覺得文章中流露的幽默感還是有點中規中矩。我會把這篇跟去年打狗鳳邑文學獎的〈聽說，冰箱裡有光〉比較，同樣都在寫人生的小缺陷，〈聽說，冰箱裡有光〉把肥胖寫得非常精彩創新，但〈字醜的人〉到後半段會覺得沒有這麼凝鍊，我會想多看一些字醜的人還會遇到什麼很難設想的狀況。而且後來這些事件看起來也不是字醜的人才會特別去感受到的，因此這篇文章我並沒有特別堅持要入選。

〈治病〉

吳：這篇我蠻喜歡的，破題就講到是二十年前的往事，這裡面很多奇怪的治療，因為是從前發生的事，到現在來看會有點匪夷所思，怎麼有人如此迷信、不經理智思考，去嘗試這麼多神明、收驚等民俗。結尾令人非常好奇、震驚，二十幾年過去，這只是一個母親對孩子走投無路的愛，所以這是一篇倒敘文，作者現在當然平安無事，才能把過去媽媽帶他去問診的過程寫下來。我覺得這篇文章厲害的地方在於重建很多問診現場，經由小孩子把當年母親帶他去看病的細節、倆人的互動過程非常精彩。除此之外這篇文章也保留非常草根性的台灣社會景象，我對這篇文章感受度很強，因為我有類似的經驗。

林：我想要附議。我一直覺得就像我們剛才討論的幾篇，也許我年紀比較大，有些地方比較偏執或有盲點，我不理解散文小說化，到底是怎麼回事？這篇我看了也有這種感覺，有很多對白，像電影或小說一樣。關於這點我一直告訴自己不能保持老態，但是有些東西真的無法說服我。這篇給我的感覺其實很溫暖，但是真的像是一篇小說，很像李永平、吳鈞堯的小說。

吳：這篇真的是小說感很強，我甚至是覺得像是某個片段的摘取。

討論結果：獲林文義附議，進入決賽最後投票。

〈煙囪養大的〉

黃：我滿喜歡這篇。作者寫高雄石化工業區的處境與他的心情，他是家中第三個小孩，老二出生就夭折，長輩就在想是不是工廠污染造成的結果，所以作者出生之後就被寄養在別的地方，後來阿公覺得家人要團聚，所以在作者國小二年級時才搬回石化工業區。文本裡最吸引我的是作者處理了很多矛盾，這種矛盾有一個是來自母親的，母親對這個小孩很關愛，比方她會騎機車載他到「比較好的」學校上課，他喜歡吃火腿三明治，媽媽會跟他說三明治是不營養的，但還是買給他。小學五年級的時候，作者在媽媽的機車後座吃雞翅，突然問媽媽可不可以搬到更好的地方？但是媽媽沒有給答案，整個氣氛變得很僵硬。這篇文章中沒有強烈的反空汙、反石化汙染的破壞，只是很誠實、安靜的書寫他們家處在石化工

業區所面對的難處。他的家族多半是勞工，為了生活、工作和經濟，必須犧牲健康來換取溫飽。其實高雄是從工業中成長的都市，工業是非常重要的元素。這篇文章反映了很多在高雄無聲工作的勞工，他們不會去抗議，為了生活必須犧牲健康，文章提到家裡三代都靠煙囪做勞工的過程，不慍不火，但卻隱隱有股力量與能量。後來作者到國外唸書，在歐洲也看到煙囪，差別在於那煙囪很小很可愛，他現在有經濟能力到了更好的地方，卻不忍心回頭看親屬還在煙囪下生活。我覺得讀起來令人動容，尤其處理母親關愛的部分，動作跟細節沒有刻意描寫反而深刻，讀完之後在心中有無限的後座力，我蠻喜歡的。

林：這篇我支持。從七〇年代底，中國時報高信疆先提倡報導文學，我記得我那時候都寫一些很沒營養、風花雪月的東西，到了八〇年代進入報社工作，開始寫寫實的東西時，就被老前輩罵東西太敏感、甚至說我們揭露黑暗。這篇文章就讓我回到八〇年代，我開始書寫寫實的東西的時候，我們那一代開始寫這些並不是一個使命，那個時代的台灣充滿了希望，覺得有很大的前程可以追逐。所以這篇作品有別於其他寫親情、愛情、兩性的，作者沒有蓄意寫高雄的特色，真的工業區就是這樣子、在煙囪下的污染。所以請大家再看看、再思考，我覺得這篇的類型是很特殊的。

凌：我附議。文章敘述的生活場景在林園，我自己是在仁武、大社一帶長大，跟他一樣，我也是家族裡第一個上國立大學

的，所以這個成長背景跟我的人生有一種重疊。我覺得作者寫得很好的地方是，試圖要寫一篇沒有標準答案的散文，在追尋答案的背後其實有自己的心事、有自己的情緒，逐漸交代出來的過程相當細膩動人。文本中用鹽柱與煙囪做對照，我覺得畫面感非常好，所以我很期待十一頁最後四行可以稍稍節制、省略，「打電話給媽媽」那個段落的情緒有點滿出來，其實可以留白處理，讓讀者有想像空間。以煙囪跟鹽柱的形象作為結尾，我覺得會更有力量。

討論結果：獲林文義、凌性傑附議，進入決賽最後投票。

〈給黑牧〉

林：我可以放棄。這篇顯然有一些前輩作家的身影，我只是覺得寫得很美，但這篇我可以放棄。

〈來賓來坐〉

林：這篇我不堅持，我也可以放棄。

〈三〇七室〉

孫：讀這篇的時候我會把它跟〈徙居〉比較，這次有些參賽作品都寫到單身女子如何面對自己的人生階段。〈三〇七室〉的作者相當高明，有非常漂亮的文字、百無聊賴的人生，把「再往前一步就會掉到懸崖外面」的心情寫得非常好。文中描寫她將要離開那個房間，卻又去打一把鑰匙給一個男孩子，迂迴地表現兩個人之間身體與情感上的互動，是一篇很好看的散文。

吳：我有個地方搞不太懂，雖然我很喜歡這篇作品。但文本中他已經快要退租了對不對？那為什麼還要打房間鑰匙？

孫：因為他們是「不應該」的關係啊，所以鑰匙像是一個感情的遺物。你不覺得她從頭到尾都在做矛盾的事嗎？她就是一個糾結的人，不會做合理的事。又或者，那是她保護自己的方式，打一把不存在的房間的鑰匙給一個不是戀人的男人，那麼就算被拒絕了，也不會那麼受傷。

凌：我也可以附議這篇。我覺得其中自我剖析很精彩。這次梓評挑的女性情慾書寫都是很生猛的，而且情慾的自主性也蠻鮮明。關於打鑰匙給小高這件事，很耐人尋味。我覺得小高這個「類情人」又「類砲友」的角色，寫得有種寂寞又荒涼的感覺。讀這篇的時候，我一直以為好像在讀櫻木紫乃的小說，我很難把這篇作品定位，覺得讀起來好像跟其他篇敘述方式很不一樣，有一股很奇怪的魅力。

吳：我可以插播一下嗎？剛剛性傑講到這個議題也想問問各位的看法。讀起來是小說，是讀者認定？還是作者、投稿者本人來認定它是小說還是散文呢？因為在民國八十幾年發生過，那時候阿義哥（林文義）應該也當過評審，從廖鴻基開始把散文寫得像小說，後來台灣才有一波潮流把散文寫得像小說，我都記得聽過八〇、九〇年代要防堵小說進到散文界，看起來像小說就要把它剔掉，因為散文有散文的美感，不要讓小說來破壞。

林：我來插手一下，因為梓評、信恩還有性傑你們那時候都很年輕，1979年第二屆時報文學獎第一次有散文，我這個老先生很榮幸是優選獎，另外還有寫詩的夏宇和進入中研院的李豐楙。那時最特殊的竟然有一篇叫〈村人遇難記〉是舒國治老師的，散文優選獎，獎金兩萬塊，但是舒國治後來說「我這篇東西是參加小說獎啊，為什麼會跑到散文去？」這是鈞堯剛剛要講的東西。今天說老實話，我覺得這次我們看了這麼多作品，我希望不是我的偏見，有些真的很像小說。我總覺得散文是我手寫我心，我所看到的、直接的感覺；因此對白多一點類似小說的我比較不選。不過我剛才才有學習到了，等一下我相信我們在投票的時候，各位老師挑選出來的，我們一定可以從裡面挑出類型不一的、最適合的作品。

孫：散文小說化的另外一面是小說散文化，在台灣文學寫作發展過程中，文類的想像應該是越來越開放的。評審挑選怎樣的作品，也是一次又一次對於文類的定義。儘管我希望散文書寫能基於作者真實經驗，但真實與否，畢竟無法檢驗。

吳：我插個話，因為待會就要投票。剛剛在總評就有提到跨界，跨界的這些作品有很多篇都一樣，像小說也像散文。有評論提過大家都用小說的方法來寫散文，造成當中很像小說的散文獲得大獎。郝譽翔的〈午後電話〉我印象深刻，評審意見說因為寫得很像小說，所以給他散文第一名，讓我覺得很混淆，當時有很多散文要說話。

孫：有些訴諸深情的散文得獎了，事後發現，文章中所寫的情節是虛構的。或者也有某些敘事性較強的散文，有些人覺得，「哇！這好小說喔。」可是作者的人生遭遇可能真的很戲劇性，如果如實寫出戲劇化的情節就被認為是小說，那也不太合理。

吳：只好回到各自的審美原則去做判斷，說實在後來讀稿讀到後來其實我們都忘了文類了啦，說真的。

凌：我修正一下剛才講的，我不是說它很像小說，而是它的情調很像櫻木紫乃對女性情慾的書寫。

孫：有次我去訪問賴香吟談《其後》，那本書是基於現實的遭遇來寫，可是賴香吟自己把《其後》界定為小說，因為她認為以小說去處理這些素材會更嚴格的方式。作者可以有自己的認定，讀者可以有自己的質疑，這大概不會有標準答案？補充一下，〈三〇七室〉還有一點很厲害，作者很擅長意在言外。比如最後寫到浮世繪的骷髏頭，其實就是暗喻她自己，正因為她是個沒有心的人，所以想去聽別人心跳的聲音。
討論結果：獲凌性傑附議，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兩票作品討論

〈姊姊〉

凌：這篇故事感很鮮明，我深深被它說服，作者找到一個好的敘述語調，寫「親人變成客人」的狀態，作者試圖呈現新的家庭面貌，結尾很有張愛玲的感覺——「他伸出一隻手按住脈搏，感受血液竄動的跳動聲，想到他跟姊姊的血緣關係，他覺得姊姊也在裡面。」主角人物成長過程中有悲傷、不愉快的經驗，多虧有姊姊照顧，讓弟弟有被愛的感覺。可是，當各自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間之後，兩姐弟離久情疏、越走越遠，令人感慨。這篇讓我思考：主詞不是「我」也不是「你」，而是用「他」跟「姊姊」作為整篇敘述的主詞。主詞的使用讓我揣測作者的動機，使用「他」與「姊姊」作為敘事主詞而不用「我」，那麼創作者把自己的位置放在哪裡？作者是否要刻意跟事件、人物保持距離呢？人稱的使用，讓我有了一些想像。這個故事處理得非常好，姊弟之間的情感很動人。

吳：裡面的他為什麼是「他」，我的解釋是，其實我剛開始寫散文的時候用「我」的話是寫不出來的，寫自己的故事的話都會有一點小尷尬，用「你」或「他」或許可以讓事件表達更加俐落。這篇我也有投，親情散文書寫最大宗通常寫爸爸、媽媽、祖父母，但很少看到寫手足之情。這篇當中除了剛才性傑講的優點之外，還有一個很動人的地方是在第七頁，有個姊姊在弟弟惹事生非的時候要經常跟別人道歉，雖然裡面的篇幅並不多，但呈現出不同的姊弟情，後來姊姊去世，他寫道：「失去

姊姊的弟弟好像被抽掉了活力。可能沒有人追在後面管教他、喊住他，他覺得調皮也沒有意義了。」雖篇幅不多，但是對這篇文章有畫龍點睛的作用，我覺得這篇是情真意切的散文。

〈中年膨拱〉

凌：我很喜歡這篇，是我擺在前三名的作品，第一眼就很喜歡。作品講出中年人的處境，我想，「有一種累叫中年累」，那是中年勞心勞力的日常。我覺得日常是最難寫的，這對夫妻各自有本職工作，在職場上他們又有各自的倦怠。敘述者處理丈夫的部分讓人動容：丈夫一直在體制中勞動著他的情緒，到最後職業壓力蔓延到家庭生活，個人身心受創，也影響到夫妻關係。夫妻關係、中年膨拱、地磚爆裂的狀態相互呼應。家庭的基本裝設，有些災難產生，夫妻關係也面臨轉折點，但他們選擇互相支持，一起修補日常生活的居家環境。文本也講到，我們在職場上勞動到底是謀生還是找死，這些提問都是中年人（包含我自己）很關心的，所以讀起來更有認同感。我覺得處理夫妻關係與家屋修繕的時候，有一種很珍貴的共同情緒叫做「認份」或「認命」。房屋與人生兩相對照，有缺損、有裂隙，結尾提到：「保持著中年人的勤懇，配合裝修。」自我調適、自我安頓之道都是很有智慧的。本文敘述形式很像之前參賽的〈移動的書桌〉，好像是有意識地要寫成一系列「中年人的自處之道」。中年人修繕房屋的時候，暗示自己人生境遇的修繕。我很喜歡這一篇。

●

黃：剛剛性傑老師提他的這些優點也是我投給他的原因。首先題目就很創新，藉著生活中遇到的物理現象去思考人生，探討了人生困境，包括身體健康、經濟，以及如何辭職的過程，這些焦慮他都很有心得。我還蠻喜歡裡面有一些句子感覺就是一種生活智慧跟中年領悟的佳句，舉例像是「緩慢與和善，最使人沒有敵意。即使向來骨鯁如刺，先軟化再抽離，終會使得組織減少疼痛，自然而然地填補空缺。」、「不在於建樹什麼，而在於持續不斷地細心觀察，進行整修、清潔和補給。」提到關於做家务的奧義也滿有趣的。這篇文章最後有個反思，他去思考工作跟生活、工作跟家庭，就是中年人會思考的問題，也批判這個社會物質化的思維，但不會覺得特別生硬，反而是從生活現象寫觀察與思考，在層次面的部分也做得蠻成功。

吳：我覺得這篇前後的脈絡很好，利用了地板拱起的描述，但是從第二頁中間開始，我就想為什麼有這麼好的題目和設計性，但說明感卻這麼強烈呢？當他不斷做說明的時候，我覺得趣味感就淡化了。雖然性傑有提到中年的悲哀，但是中年的悲哀一定要寫得如此表面化、扁平式嗎？如果有這麼好的功力為什麼不讓它稍微有張力一點、緊湊一點呢？

林：我們的人生，尤其我們這一代經過了很多事，以前覺得可以去死掉都沒有關係，或者是為了一件事情，現在想起來才覺得何必。我想起詩人林或送給我的一句話，他說到六十歲領略到一件事情——「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記憶是沒有意義的。」，他

本來要我寫一本書叫做「沒有意義的記憶」。這真的像鈞堯講的，看到文中的膨拱、覺得地板如何如何，但他到後來一直用他的說明來堅持，變成是一種詮釋跟一種蓄意的構成和解釋，比較不自然。

凌：我要再補充幾句，我覺得我被這篇散文說服的反而是論述的部分。一般我在看散文的時候不太喜歡閱讀說明與論述，可是反而在這一篇文章，或是像去年好像有一篇紀錄片導演的作品，有純論述式的散文，其實也有迷人的地方。所以反而膨拱這個鮮明的意象不是最吸引我的，最吸引我的是他在說明跟論述的文字裡面呈現的自處之道。那其實不只是對外在現象的描述，那是一個很深刻的心理重建過程，我有被這個過程給說服。

〈僅僅一個箱子〉

孫：這篇完全體現了這三年世界上所發生的幾件大事，包含香港抗爭、疫情隔離、流亡者等議題。這是一個含蓄的寫作者，文中沒有真正交代自己來到台灣的理由，但一開場就提及五、六零年代有許多中國人拎著一個理髮箱逃到香港，等於是抱著謀生工具，就可以移動到另一個地方，對這個動畫師來說也是，他抱著能夠製作動畫的箱子就來到了台灣，在隔離旅館裡面住了兩個禮拜，除了製作出一部定格動畫，也把兩週的隔離日記寫成這篇文字。作者在進入旅館前，給了自己訂了題目，一個看似甜美實則悲傷的主題：「星星噴泉」，作者解釋的句子是：「如果有一座星星噴泉像許願池一樣，

屍體的臉朝向夜空，血紅的露珠是流星引起，願望總是被吃掉。」這幾個句子很快讓人聯想到策蘭寫集中營的「死亡是來自德國的大師」，此刻我們則發現「死亡是來自中國的大師」。而這一份隔離日記，實際上也是創作日記，除了對讀者闡述動畫知識，同時也讓「停格動畫」成為不說破的隱喻，就如文末所說：「要去體驗一個更加真實的世界，捉緊每一幀活著的時刻。」整篇文章，「箱子」是一直被傳遞的意象，防疫旅館的房間也像一個箱子包住他。箱子也是一個暗示，黑暗的房間像囚牢。作者說其作品〈星星噴泉〉最後在香港美術館展出，沒寫出地點，實際上那個地點是「大館」，前身就是一座監獄。因此，作品中有很多暗暗流動的線索，但作者的敘述又是很節制的，那份節制背後，有著許多沒有說出口的悲哀。

凌：讀完這篇會馬上去 Google「星星噴泉」，加上定格動畫，就會跑出作者的名字，在匿名評審的散文獎項內，我不曉得這樣是否可行……我是不會計較這樣的暴露程度，但他的名字在關鍵詞搜尋的時候就可以看見，身分就已經在文本中有一些影像出現，但作者也很技巧性地迴避了身分。當然這篇最迷人的還是文字本身，敘述有一種別緻的魅力，寫作者也找到了箱子這個關鍵的意象，同時串連起他定格動畫職人的身分，它是一種既脆弱又永恆的創作歷程，其實在策展描述中作者也有寫到他對於生命本質的思考是轉瞬即逝的無常，這便是他想捕捉的，剛才梓評也談論過優點了，那我覺得敘述技巧上能夠再思考從第一到第十四天的排列方式稍嫌單調

呆板，而兩個註釋以作者的能力應該能將概念直接帶入文本內，不用刻意再加註解，在正文內就能完整交代，這也是一篇很迷人的作品。

高雄市文化局：業務單位在此跟評審老師說明，剛剛在整體討論的過程中，性傑老師有提到〈僅僅一個箱子〉內文中提到「星星噴泉」、「定格動畫」，上網搜索關鍵詞就能得出作者的名字，但參賽徵文簡章第柒項第四點中提到：「參賽作品不得標註姓名、筆名，或者印製任何可茲辨識作者身分的記號、符號、圖像或者是文字。」方才經性傑老師提醒，此篇作者的書寫內容「星星噴泉」、「定格動畫」等關鍵詞，能夠直接搜尋到作者本人，有違徵文簡章第柒項第四點之規定。經評審老師討論後，決議此篇不列入評選。

三票作品討論

〈滷燉〉

黃：這篇作品蠻特別的是從煮食動作去談一個人，越滷越有味。他把滷燉動作描寫得蠻精彩的。文章的第一段講到滷燉要講耐心、掌廚者多累等等，第二頁提到「滷肉的氣息大概就是秘密語」、第三頁「滷燉是伴侶的雙人床」，作者有一些對滷燉這個動作特別的觀察與寫法。不過文章當中我比較好奇的是作者跟L是什麼樣的朋友關係，作者後來去住朋友L的姑姑家，好像是關係有點疏遠的人，但他竟然可以在他們家這樣的生活。不過我想

這種人際關係是要來強調滷燉，從原本不是非常熟的关系，慢慢越滷越有味道，慢慢去了解這個人、這個家的故事。我覺得這篇讀起來有某部分的設計感，但是不影響流暢度，也有蠻多寫作的創新點，特別是在滷燉這件事上，所以我選了這篇文章。

林：這篇寫得隱約、含蓄，但你會覺得作者就像是在滷、燉一個東西，讓香味慢慢出來，我覺得這個就是寄居在他鄉生活的深切體會。最主要是文本沉潛在一種意在不言中的悠長，我覺得如同它的題目，越讀越有味道。

吳：剛剛信恩提到有點設計性，文章後面把「滷燉」跟「魯鈍」重複的次數多了一點，其實不用這麼刻意。但燉東西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材料要夠、時間要夠，幾天幾夜才能把味道燉出來，那人跟人的情感要多久才可以燉出來？另外我也覺得姑姑的部分寫得不太清楚，故事的主角跟L很交好，所以姑姑愛屋及烏，但他們的關係沒有交代。這是完全集中在主題發揮的一篇，雖然是比較傳統的主題，看起來好像缺乏特色，但是有把一個主題燉好、找到一個巧思讓你讀到，還是蠻香的。裡面有些文字用很到位，是一個非常老練的作者所完成。

凌：我比較不喜歡把飲食寫得太刻意。烹飪的「滷燉」跟人生的「痴愚魯鈍」，對照重複太多次就顯得刻意。我喜歡〈滷燉〉的地方是文中的念舊之情，敘述者的個性溫柔純樸。書

寫 L 的姑姑就是一種「類母親」的存在，切入點很好。姑姑其實有自己的子女，可是她願意把感情分享給沒有血緣關係的敘述者，中間有很多很多動人的人情義理。敘述方式不是太年輕，是比較熟年味道的，處理散文也比較老派。「有些事情是要經歷時間、經歷歲月的淬鍊的」、「感情的馬拉松」、「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懂得當時人情世故，才有了領悟」可以不用講那麼明，用暗示的會比直敘來得好。「姑姑跟 L」、「敘事者（我）跟 L」兩組關係也很迷人，是最有意思的部分。可惜「我跟 L 的關係」沒有開展。措辭部分有點失準，如：「滷燉是渲染」、「我的法令紋深得可以畫刀」（應是「我的法令紋像是被刀深深畫過？」）、「L 是因公失事」（「失事」這個詞一般用在火車失事、飛機失事，人應該是因公受傷），這一類的敘述感覺有點怪。

吳：剛剛指出來之後讓我有點疙疙瘩瘩的。這些指出來的點很多是有道理的，也可能有些是作者的道理，比如說滷燉像渲染沒有錯啊，一鍋子當中有很多東西的確是很像有很多顏色的調色盤，我猜作者用渲染應該是指有好多種顏色在這當中，而逆風就是吃到風，我年輕的時候有讀過吃風，其他可能有問題，但渲染跟吃風，我覺得是 OK 的。

孫：我也有點困惑他跟 L 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我覺得他可能是刻意不寫的，也許兩個人沒有在感情的馬拉松裡倖存下來？

吳：他可能想在滷燉當中寫親情，不想分歧出去寫其他感情。

孫：但這一切後來的故事都是建立在他跟 L 的關係上……

凌：他跟 L 的處境真的是我最困惑的地方。

進行投票

經由評審們討論後，決定以第一名 8 分、第二名 7 分……，依此類推依序遞減給分，由積分高低決定名次，結果如列表：

作品名稱	林文義	孫梓評	凌性傑	黃信恩	吳鈞堯	總得分	序位
滷燉	5	1		6	7	19	
姊姊		2	5	2	8	17	
中年膨拱	3		8	7	2	20	4
外出公投		6				6	
徙居	6		2			8	
水勤大夜	2		7			9	
蒼蠅		5		1	3	9	
薄荷胭脂雲	8	8	6	4	6	32	1
自由的蝦	1	4	1	5	1	12	
治病					4	4	
煙囪養大的	7	3	4	8		22	同分
三〇七室	4	7	3	3	5	22	同分

針對同分狀況，評審再次進行投票。

作品名稱	林文義	孫梓評	凌性傑	黃信恩	吳鈞堯	總得分	獎項
煙囪養大的	1		1	1		3	優選獎
三〇七室		1			1	2	佳作

經評審討論後決議，最高分〈薄荷胭脂雲〉為高雄獎；同分之〈煙囪養大的〉、〈三〇七室〉經舉手表決，由林文義、凌性傑、黃信恩委員推舉〈煙囪養大的〉為優選獎；〈三〇七室〉、〈中年膨拱〉為佳作。

2022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獲獎名次如下：

高雄獎〈薄荷胭脂雲〉

優選獎〈煙囪養大的〉

佳 作〈三〇七室〉

佳 作〈中年膨拱〉

